

師伏堂駢文二種

師伏堂駢文卷三

演連珠

左氏連珠

六國論

秦始皇論

漢武帝論

班超論

孔融薦禰衡論

諸葛亮論

晉武帝論

謝安論

唐太宗論

目錄

唐書四夷傳論

宋論

寇準論

王安石論

師伏堂駢文卷二

善化皮錫瑞

演連珠

蓋聞物無貴賤視彼所遇時有通塞惟其所當是以盈廷貢諛鴉雀且以稱瑞俗目多怪獲麟亦爲不祥

蓋聞葦苕之鵲亦矜安巢豕鬣之蝨罔恤火化是以憂天之士舉國謚爲大愚倚楹之女比鄰疑其欲嫁

蓋聞龍澤四海靡雲雨則不奮鵬搏萬里得扶搖而勢舒是以鮑叔庸臣薦賢垂竹帛之烈臧文賢者竊位蒙鈇鉞之誅

蓋聞詞能華國不必己出計可濟事不皆奇謀是以寶玉徑尺鄰人竊之而拜爵洪滌百金過客買之而封侯

蓋聞高談憑虛不厭恢詭涉世麗實難逃轆軻是以列能御風歲

歉不免於嫁衛莊論齊物家貧且貸於監河

蓋聞使麟守夜令鳳司晨旣無奏績之用彌失馭材之真是以躡龍之聖屈於委吏佩緞之勇厄於陪臣

蓋聞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獨繭之釣難以取魚是以鴻鸞漸階朝廷猶設壇席白駒空谷山澤更下安車

蓋聞泰山巖巖譽之不增其高瀛海茫茫毀之無損其廣是以喪家之狗尼山聞而欣然呼我爲牛柱下以之自養

蓋聞鹽車長鳴駑乃羞驥腐鼠自銜鴟方嚇鷁是以鄒嶧談王道而館人且疑其竊屨箕山薄天下而家眾反感其藏冠

蓋聞得馬折足後福乃蒙生犢失明吉祥可據是以先號後笑匡衡不中而經明前沈後揚虞卿窮愁而書著

蓋聞夜光投道不如朽株芳蘭當門亦等惡草是以珠璣並下鑑

別乃有殊珍玉石俱焚煨塵非無國寶

蓋聞在上赫赫殃廢非必無微視天夢夢倚伏有時難測是以愚叟之山可移冤禽之海莫塞

蓋聞前有千古後有萬年惟此藐躬蝨乎其間是以登高淚下不盡遲暮之感臨川歎逝隱觸世運之遷

蓋聞傷時已往徒嗟鳳鳥望古遙集空慕鴻蒙是以采薇之夫慨黃農之忽沒扣角之子歌堯舜之不逢

蓋聞道長道消往無不復一治一亂生也有涯是以隆古之時嘗聞火熾水浩時雍之世乃有封豨修蛇

蓋聞幹運者道運去則道窮匡時者才時違則才廢是以媯皇蘆灰僅澹滔水之災崇伯息壤難遏橫流之勢

蓋聞澤糜蒙虎難爲生風之嘯騰蛇游霧終乏致雨之術是以榮

夷專利無以折衝樽俎石父工讒莫能調和鼎寶

蓋聞一寸之炬焚足繼晷五色之石鍊可補天是以葛扶劉宗竟就偏安之業靡收夏燼乃起一成之田

蓋聞造父工御未及大丙神行盧敖善遊猶遜若士霞舉是以刑賞致治乃非大同驩虞說民猶爲小補

蓋聞富貴天命匪必人謀求之者未盡得得之者不待求是以子搜乘輿身先逃乎丹穴康回爭帝頭空觸乎不周

蓋聞韞輝在山草木蒙潤懷媚於水碣岸不枯是以振一代之清風子陵無用高位激百世之頑懦伯夷止於匹夫

蓋聞窺豹一斑孰信其威覩驥一毛未知其駿是以效赤論之半吸難以昇仙攀素王之一端不克希聖

蓋聞一龍一蛇屈伸之常爲虎爲鼠用舍之異是以時當其厄伐

樹而削迹奚辭運際夫窮檻車之請囚弗避

蓋聞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匪報施之或爽誠造化之不仁是以羊舌宥宜十世一傳嗟狼子之滅牛車禍應無種七葉承貂珥之恩蓋聞山有猛獸林木弗采澤有神蛟方舟莫遊是以李牧爲將罷東并之勢汲直臥病寢淮南之謀

蓋聞麟門日食乃戾氣之所招鯨死彗出由陰邪之隱召是以鳴狐揭竿白登之虜斯張金狄入夢黃巾之禍已兆

蓋聞江河之流始自涓涓涓燎原之火肇自燄燄是以驪山構難由征戎白鹿之師美稷居胡啟典午蒼鵝之變

蓋聞行周於魯未必能行變夏用夷尤非善變是以改鷓鴣之胡服終致探轍之災乘小駟之異產被擒盜馬之戰

蓋聞化民之本靈樸母雕馭世之術匪智伊道是以宋人刻楮難

爭造物之工墨子爲鳶未若車輓之巧

蓋聞王者杖黃鉞使敵兵以倒戈聖人有金城勝秦楚之堅甲是以孟言孝弟不用徐承舟師荀說仁義可廢穰苴兵法

蓋聞小辯破道異渾靈之書繁聲導淫殊疏越之響是以簡可南而無爲密凝脂之法智利盜陌未若漏吞舟之網

蓋聞釜鬻適用而面牛之鼎斯寶肴核維旅而腥魚之俎居前是以刀筆可使貴求宏通之士智謀難任必以厚重爲先

蓋聞執彈不能招鳥揮稅無以呼狗是以鳴犢旣誅乃發洋洋之歎扁鵲投石莫勝池之口

蓋聞不斬犀革則龍泉偕鈍兵等質未試蟻封則駭耳與驚駘齊價是才微筦庫或膺藩屏之崇器薄斗筲乃寢塞晏之化

蓋聞鑑醜者無怨明鏡復仇者不折鏌干是以刑人以公子羔獲

跣跪之報秉鈞自恣師尹有不平之歎

蓋聞徑寸之篙得勢持千鈞之關槩木之根遇時登明堂之上是以江湖狗盜奮力而化侯王山林牧羊輸財而致卿相

蓋聞眸子之瞭昧於蒙塵太陽之光蔽彼氛祲是以才兼文武乃致掇蜂之疑治盛攻同終信女鳩之譖

蓋聞客議曲突終歸無恩鄰云築牆反疑見竊是以六大息之策賈傅卒困於長沙七死亡之章司隸幾誅於漢闕

蓋聞人心變遷幻若蒼狗世路嶄絕險於龍門是以黎邛之鬼能化人父牛哀成虎乃噬其昆

蓋聞水平而澄風起則波人生而靜物感則變是以江湖魏闕子牟傷於神分禮義紛華子夏靡於心戰

蓋聞詹何垂綸取魚未若設網養由矯矢得鳥不及張羅是以四

豪之名易於布衣之俠千里之地功較湯武爲多

蓋聞衝泌可驕王公乃以困約爲累勢位足傲貧賤復以傾覆爲憂是以墜馬傷生洛陽有慚於季主跼鳶仰視伏波顧念夫少游蓋聞要妙之道里耳所驚夷魚之清眾濁皆忌是以曜靈麗景萬物仰觀而不能啟盲者之昏咸韶發聲于夫竦聽而無以振聾者之寐

蓋聞珠沈於淵棄擲猶幸蘭漸以滄馨烈詎耀是以干將補履已非得所而或鑄以爲鋤章甫薦履慮不可久乃更加之以溺蓋聞天下之變常出於所備一人之慮不勝其豫防是以虓勇之夫能制虎狼而失色於蜂螿謹畏之士旣戒山險而反躓於康莊蓋聞各是其是孰知其非不狂爲狂尤失其實是以黑白謬亂魯儒不能覺秦子之迷毀譽不知文摯難於已龍叔之疾

蓋聞蘭生幽谷不以無人損芳月照空山不緣莫覩匿采是以天下滔滔而風德弗衰風雨淒淒而雞鳴不改

蓋聞谿壑之欲限於難副冀望之私窮於所絕是以鷹隼雖鷺不希天上之兔烏虎狼雖貪不慕水中之魚鼈

蓋聞涉世之術莫若虛中至道之精藏於微細是以崇墉干仞望者莫入而厲颺鼓盪於其間危臺十重墮者必傷而羸蟲飛翔於其際

左氏連珠

蓋聞依人而行神自正直非鬼而祭謚爲至愚是以子產之明弗讓龍門臧孫不智乃祀爰居

蓋聞下喬入幽豈云善變逐臭於海尤屬非宜是以作楚宮者不復適楚效夷言者其死於夷

蓋聞國祚短長非關大小邦基堅脆不在弱強是以晉夸瘠牛晉先魯而分裂吳恣封豕吳先楚而傾亡

蓋聞禮失求野不妨學在四夷言虓駭人何必重夫九譯是以郟子之言鳳紀數典毋忘葛盧之辨牛鳴審音何益

蓋聞妖不自作由人而興國聽於神將亡可決是以鬼謀曹社必待弋鴈之人神賜土田終滅鶉賁之月

蓋聞事勢瀕危用人弗及國家間暇棄才不任是以鄭懼東封急而求乎燭武齊侵北鄙命必受於展禽

蓋聞蜂蠆有毒小國固不可輕豺虎爲鄰強敵尤不宜玩是以魯公之胄懸諸魚門楚子之師敗於鵲岸

蓋聞勝算先定好謀乃成大勢已摧出奇弗救是以蒙馬敗楚不皆假虎之功燧象奔吳難逞困獸之鬥

蓋聞乘人於危非豪傑之舉歿世猶恨乃孫子之仇是以晝伏畏人笑齊君之似鼠師過軼我驚晉極之如牛

蓋聞大敵要盟常懷蛇豕之毒強鄰結好勿信虎狼之仁是以卻克脅齊戎車利夫東畝杞子戍鄭管鑰獻夫北門

蓋聞魁柄下移孰知共主霸圖肇起但畏強侯是以王子狐之爲質終取禾而交惡公孫薑之先濟繼苦葉而具舟

蓋聞理有可從徇上意則猶正訟非難斷撓權勢則堪羞是以所右所左士匄隱遵夫天子上手下手州犁乃請於鄭囚

蓋聞無知人之明則輕侮召禍乏禦敵之略則假仁爲高是以曹伯見俘皆由薄觀駢脅宋襄傷股乃謂不禽二毛

蓋聞乾餼以愆怨不在大貪求無度亦必以終是以釁起雙雞子之徒能援桡禍生兩馬令尹卒致爭宮

蓋聞富有四海且或患貧賤若匹夫猶憂懷實是以求金毛伯早
聞避債之端獻玉宋人隱示不貪之道

蓋聞人之性惡未必全誣天之報施有時或爽是以生兒虎狀於
菟幾至儼而弑父豺聲厥貉且將爭長

蓋聞宴安鳩毒好色爲尤大澤龍蛇禍機隱伏是以女戎亂國驪
姬迫雉經之冤尤物移人狼子滅羊舌之族

蓋聞吉凶妖祥智者先見禍福倚伏愚者難量是以乞食野人狐
氏識其天賜富淫聚族豹也以爲天殃

蓋聞見虎而驚則虎乘其懼談鬼而慄則鬼制其虛是以梁伯溝
宮魚爛之亡自取子常城郢餓豺之守終疏

蓋聞道非服習難以乘危機洩敵人必將敗績是以戰乘小駟晉
戎馬旋澁而擒會在多魚齊豎貂漏師可惜

蓋聞夷夏攸分毋棄地以資敵內外各別戒棄親而用羈是以魏絳和戎先陳賈土之利鄭丹在內乃失馭臣之宜

蓋聞王靈尙存必先受命國體爲重毋遽乞盟是以彤弓具陳叔與父奉揚於踐土玉磬致賂賓媚人慷慨於背城

蓋聞軍旅之中尤宜恤士山林之內常有遺賢是以佩玉樂兮驚傳庚癸之呼絳人長矣慨對甲子之年

蓋聞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科條過密恩信不孚是以叔向之責刑書今則已矣仲尼之譏鑄鼎晉其亡乎

蓋聞忌人而摧氣燄怪異乃生棄禮而索杳冥飾說何益是以內蛇外蛇之鬥匪妖皆人新鬼故鬼之言似順實逆

蓋聞英雄能識英雄賢達能知賢達是以齊桓宋襄秦穆三霸主皆結好於晉重平仲子產叔胙諸賢臣盡締交於吳札

蓋聞三代以後錢可通神列國之時賂能敗國是以郃鼎在廟華氏作亂而無誅魯錦適師昭公欲歸而不得

蓋聞惑溺之甚罔顧其私好尚之殊惟騁其欲是以爲牛折齒不勝孺子之憐使鶴乘軒乃食大夫之祿

蓋聞振國威者威無不伸貪寶貨者貨先自賊是以處南海處北海齊遠責夫苞茅滅下陽滅上陽虞近利乎垂棘

蓋聞立身有本雖危毋忘事大有常雖細勿許是以帶其褊矣叔孫裂帛以自明玉敢辭之子產惜環而不與

蓋聞炙吝劉毅終以成仇酒非公榮何能不與是以殺羊食土私恨至於殘民解黿戲臣染指逮夫戕主

蓋聞昏明判於學識榮辱由於智愚是以能對黃熊祀郊乃賜夫鼎不知相鼠聘魯徒美其車

蓋聞苦弱者無以制勝恃强者適以速亡是以臧紇侏儒既於狐
駘敗績僑如長狄亦與虺豹同殃

蓋聞憂生之士尙寐無訛殉主之忠速死爲福是以文子無及於
難恐見殺夫老牛叔孫求納其君忍聞謠夫鸛鶴

蓋聞政荒則禮樂皆虛道廢則風化益薄是以魯皋致誚咎儒書
之爲憂周亂有徵傷學殖之將落

蓋聞門而不休者民苦其暴窮而反噬者人畏其橫是以投龜詬
天楚皆從亂鋌鹿走險晉反行成

蓋聞假夫名者其實必虛張於外者其中易測是以盟臨黑壤徒
彰晉霸之衰會長黃池不掩吳王之墨

蓋聞積忿旣深必逞其忿誠求旣切當應其求是以卻克報齊庶
其有多范宣慰魯敢使無鳩

六國論

元黃既闢疆宇肇分大啟宏規乃建萬國誠以赤縣大矣非一人所維白茅旣葺斯眾奪無懼黃軒上溯蒼姬下逮其間亦有秉鉞遷鼎稱戈改玉然而大小碁布狼燾莫恣其侵陵貴賤代襲狐鳴無容其嘯聚自西京黍離東遷瓜剖離爲十二健者七雄此世宙之奇變隆古所未覩卒之六國煙銷八荒囊括豈惟天意抑亦人謀蓋合山東之冠帶屏關西之戎狄惟趙魏負其形便齊楚角其強雄乃梁惠好戰有蒼頭奮擊之兵武靈能軍變胡服騎射之制一則兵氣竭於窮黷卒致馬陵之傾一則雄心柔於衽席終貽雀鷄之笑西河旣獻襄王不君長平被坑趙括謬將於是衰不復振而趙魏不足用矣若夫齊得百二楚地六千東帝西帝互爭鴻名縱成橫成並恣蠶食乃熊槐受詐客死咸陽齊潛肆驕筋懸廟屋

雖其後亡羊補牢火牛復國卒之案左案右見役仇人松耶柏耶
悲歌遷客於是亡不旋踵而齊楚無能爲矣燕韓勢處弱小偏於
強鄰雖或駮骨禮賢竟反磨室之鼎牛後按劍常據成皋之險終
亦樂生出走申子無功或則督亢獻圖資狗屠以行刺或則繯絳
入弔終鼠壁之不忘蓋敗亡形同而奮弱勢異焉今夫合小攻大
者敵國之形也以眾擊寡者常勝之道也向使武安說用洹水盟
堅伊彼強秦敢攫眾怒乃六國業處羣羊攻虎之勢猶爲眾犬爭
骨之信坐貽漁人鵝蚌之獲不慮牛角鼠入之漸一彼一此內訌
交爭十城五城屢割不已卒之糠舐米及脣亡齒寒一國破而五
國無計救亡羣雄平而孤雄更難獨立是封豕長蛇薦食必盡搏
牛破蝨何做之承乎且邪說誤國寵賂敗官佞辨濟貪多金利間
當時人士或右韓而左魏或暮楚而朝秦或向背無定視利害爲

轉移或器貨居奇以人國易金玉彼乃信張儀之詐激屈子以懷沙聽郭開之讒謂廉頗之遺矢雖敗其饒勝算亡國有人才信陵能抑秦兵李牧幾霸趙國項燕昌平之立卽墨大夫之謀然而忠言見疑大勢已去滅六國者六國不誠然與有國者處中原逐鹿之秋當思莊子刺虎之戒得魏絳和戎之利宜防伯嚭比越之誤嘗膽自強掉舌毋聽薪火是懲金帛非寶恢霸王之遠圖戒戰國之故轍亦何懼蠶蠹之毒曷震虎狼之威哉

秦始皇論

天下之事有勢有時制事之方有德有力藉勢之盛恃力可以囊八荒乘時而興薄德亦能包四海卞莊乘兩虎之弊乃刺之以得名由基穿百步之楊必教之以善後何則虎鬥已疲本無藉夫大力窮楊屢中不可無以養威也始皇藉四世之烈烈乘六國之蚩

崑舉趙魏若撥攬取荆齊如振槁九州一統歸白阜之圖萬里銷
烽奉黃靈之籍威燁神鬼黃軒若遜其武功勢迅風霆湯武難媿
其鴻烈所以奮長策朝同列者徒以國擅天府敵罕堅城道積陂
而將平世久分而欲合鶉首錫土利觜擅場始皇悍然矜其威德
初不知爲時勢之異也於是狹小上世之制度迅埽前聖之規模
厭老生之常談甘諂子之警說去秦著皇兼三五之名革謚稱代
爲萬世之計厥見旣謬侈心益生以法律爲詩書化簡策爲煨燼
偶語棄市刑甚甯越之鞭議瓜驪山悲生死士之壘立一王之法
革歷代之舊垂鴻滄海之曲勒崇瑯琊之臺青松金椎馳道交夫
四極黍燈銀鴈錮陵及於三泉五丈之旗建於阿房萬里之戍勞
於胡越卒之鮑臭之車乍返狐鳴之兆遽呈祖龍之壁方獻斬蛇
之劍已奮嶠函自若海水羣飛豈非時異勢殊棄德任力之過歟

且夫三代以還五德斯邈前後二漢失在雜霸唐宋兩代豈盡純
王然而白旗甫懸必懲徹黻黃屋始建先聘明賢王政未盡行不
敢棄若芻狗古制未全復亦稍修夫餽羊知戈矛非所以安萌必
息馬而論道知刀鋸非所以孚眾必漏魚以解苛蓋仁義難言也
久假則天下可王殺人未免也不嗜則四海能一此興廢之炯戒
非成敗以論人也彼秦人者沿商於之刻薄習上蔡之從諛廓矣
黃圖恣其吮豸慄慄黔首視若封豕以威力爲足恃以刑名爲獨
賢以白屋爲無才以金城爲不敗鄙先王爲無足法也故焚燒以
除之輕儒者爲靡所用也故阬陷以懼之無一而亡蘭陵料之於
前仁義不施長沙過之於後專用已私安有享祜者哉厥後失鹿
共逐蠶齒磨牙項氏所爲乃有甚於秦者漢高則儒冠之溺雖失
於先馬上之治旋悔於後稷嗣定禮有朝十月之儀陸生奏書羣

呼萬歲之號故雖遜古猶未劇秦號令三嬪興亡忽焉不可不察也

漢武帝論

夫一人之身功罪異焉一朝行事得失殊焉鄉人生憤誰知禍福之應北叟失馬莫測倚伏之機毫釐千里之別當辨於微涓涓江河之兆必慎其始蓋有謗議在當時而收功在後世者矣有炫耀於一旦而貽禍於萬世者矣漢武嗣興天下殷富承二代節儉之後據四海全盛之勢將欲制匈奴之橫恣奮中國之積弱據祖宗之宿憤恢孫子之遠圖以爲伏猛獸者先去爪牙仆大樹者先芟枝葉於是攘漠北收河西降其二王遂開四郡燕支旣奪虜廷之婦女無顏金人祭天闕下之名王稽顙塞繕蒙恬城平趙信姑衍旣禪天威赫然且又大略雄才高掌遠瞻艾朝鮮之旃徙甌閩之

眾賜西夷之印懸南粵之頭凡今滇黔閩粵之疆朝鮮順化之壤
所由光華文治黼黻皇風半皆帝之開闢蠶叢劫通蠻服昔也鱗
介今也衣裳美哉禹功明德遠矣或者疑其意夸廣大道昧羈縻
不采淮南之書乃貽蜀老之誚不知一勞永逸者聖王之志也兼
容并包者天地之量也南交腸谷曾戴堯天島夷流沙舊登禹貢
犬豕相錯鯨波不揚人非異類之人地本中華之地周通之而旋
阻秦關之而未成列入版章被之聲教是豈畫大渡之斧翫幽州
之圖者所得並此鴻規同茲駿烈也哉若夫聽博望通西域則實
喜功之夸念而非經國之遠猷蓋鄴善諸邦不列王會葱嶺以外
水皆西流初非要荒入貢之班復昧江漢朝宗之義諸國勢若雞
連細同蝸角不能與匈奴同進退豈必關大漢之安危帝乃納其
夸說恃爲大援斷彼右臂填茲巨壑烏孫公主遠泣琵琶大宛使

臣辱椎金馬黃鵠遠嫁兩昆彌日用憂勞赤汗西來十萬眾皆爲
枯骨加以條支大烏犁軒幻人苜蓿蒲萄志移於異物角觝妙戲
戒味夫慢藏玉帳增其侈心金錢耗於酺飲威德自矜夫上古領
駭竟類夫亡隋其計可謂慎矣蓋伐匈奴則黃帝涿鹿之師而此
則周穆征戎之舉也平諸國則成湯兼弱之道而此則秦皇遠戍
之勞也昧遠者概云黷武好夸者盡誦奇功不亦是非混淆而褒
譏謬亂哉是知近通聲教者可以收入版圖遠隔山海者不宜馳
情域外古之人不寶遠物不貪虛名奇肱飛車破棄勿用越裳獻
雉正朔弗加茵鶴短狗邈矣鳧旌之圖黃竹白雲荒哉鼉梁之駕
豈有天下騷動之憂末年輪臺之悔乎

班超論

夫謀國自有常經而立功必操勝算善謀國者但守固而已足重

立功者非炫奇而無成是以或持重以求安或奮起以著節屯田
振旅營平老成之謀馬革裹屍伏波慷慨之語志趣雖別庸勳並
隆然而揆幾度勢或過奇而失中論世知人或雖美而猶憾蓋察
其地顛脫與要區殊觀睹其時安平與擾攘異致則雖奮身虎穴
勒石龍沙成就偉然足增壯士之氣行事具在難語大雅之真矣
定遠生自名門早蒙帝問虎頭燕頰希冀萬里之侯布衣諸生慨
投三寸之筆始假司馬得使西域時則鄴善方納虜使陰懷叛心
侯乃明鑿未形拔劍激眾性命一擲出手得盧死生同心斬首示
虜威申絕域名動萬乘食肉之概已見於此矣無何顯宗登遐西
域背叛關寵敗沒隻輪不返耿恭僅還役徒幾盡廷議持重欲並
棄夫珠崖侯乃執爭請匡平夫慈嶺馳騁熱海之間崎嶇雪山之
地屢反屢復七縱七擒卒能以三十六人平五十餘國抱馬足者

呼使爲父畏威神者依漢如天後王前王無復首鼠之意南道北道皆貢熊羆之皮漢宮稱萬年之觴幕府佩列侯之印豈非有志竟成材略不世出者乎雖然勢苟得已君子不冒險以邀功事或難繼賢者不耀奇以震世漢之西域無當於安危也審矣博望鑿空夸言斷臂之功新莽亂政遂啟紛爭之釁世祖閉門而罷都護辭質以息邊氓伊吾鳴劍戒白登之被圍蕭牆是憂援黃石之止足其後貪功致敗旋復奉詔徵還棄之固無損得之非有益也且夫非常之事尤非常人所能侯密謀深規偉略雄氣不假聲援同延壽之入康居勿致騷動異貳師之克毋寡經略既久士卒協心威望獨隆蠻夷莫侮斯豈任尙庸將所能代興者乎卒之玉門幸得生入金城竟無替人言非平平聽乃藐藐戎馬復動遂閉西河之門大魚難容反致涼州之禍然則侯之功僅榮一旦而初非遠

猷也侯之事但了一生而難爲繼起也亦安用殫極心力邀紆佩金紫之榮勞苦吏民爲坦步葱雪之計哉徒使庸書三歎增志士之累欵封侯一夢發儒生之感慨尙論者所爲深惜也

孔融薦禰衡論

夫進賢受賞有國之宏規以人事君爲臣之盛節良以蛟龍騰翥必假尺木之階麟鳳隱曜亦須高識之拔矧乎三精霧塞九縣颯回杞梓競收松竹爭采將欲拯黎元於塗炭振宇宙之慘黷安可不激揚奇傑寤寐風雲者乎孔文舉之薦禰衡也時則許都初建漢鼎未移火德之運方微黃精之萌已兆文舉搜逮人傑貢之天廷稱盛憲則許以大名薦謝該則惜其抱璞博延茂異北海之樽不空思宣大化東閣之門常啟推轂長者非止鄭莊之驛力挽頽運直比武侯之忠向使褐衣召見逸足進用安世默識非徒奇廳

之觀任座抗行並收直諫之效其爲補益固已多矣或謂明哲之士必先保身俊傑之才要在識務其時柄歸權強運應蜚遞薦士之表疑非其時不知危而不持遲任所爲大息知其不可宣聖由是棲皇文舉備位大臣搜揚遺逸見駭喪而必進冀虹蜺之垂光固將挽洪水之橫流增四門之穆穆豈知告夫三子魯哀不得自專政在五侯劉歆無由得進君門非遠虎豹孔多蹇修雖工鳩媒實誤良璞未剖遽罹煨塵之災夜光暗投反遭按劍之盼此由道消運盡亦豈文舉所及料乎或又謂魯國男子才旣疏闊平原處士尤傷輕俊岑牟單絞旣非雅德所爲探懷一刺將無臭味之台不知文舉之薦衡也固謂其忠果正直疾惡若讐意其人必志匡公朝不屑拜恩私室乃阿瞞籠絡並無好士之誠正平嫚罵激爲憤世之舉鷲鳥一鶚莫顯立朝之節鸚鵡千言竟乏全身之術此

眞文運之厄豈由推薦之非若夫大兒小兒非必情理之實孔子顏淵皆出忌者之口郝慮破壁取后詎識綱常路粹奮筆害賢安知名教必若信彼誣詞肆其妄詆是許由輕天下而舍人反疑其竊冠不疑本無兄而議者乃誣其盜嫂吁何陋乎嗟乎祁奚薦羊舌而族與羊舌同沈陳蕃進李膺而身偕李膺並戮覆巢完卵並及二男窮鳥依人空傷伍伯而建安七子並傳琳瑯之名漁陽參搗足禰奸雄之魄徒使千載之下虛慕執鞭曠世相感猶餘奏牘可爲忼慨興懷者矣

諸葛亮論

夫媯皇之石五色可以補天魯陽之戈三合乃能麾日然非忠貫金石力旋乾坤豈能支一木於將危援三靈於已墜有窮盜夏伯靡振其弛綱流彘閔周共和紹其絕緒亞斯之代厥風邈焉雖淖

齒亡齊田單迎法章於莒邑負芻見虜項燕立昌平於淮南而或
敗死無成或倖於一勝乘誼雖固抱器未優若乃仰承伊周俛視
蕭管足以立人臣之極迴天地之心者其惟漢諸葛武侯乎夫玉
馬駿奔不嫌周旋二姓良禽擇木可以相君九州然而采薇恥周
絕脰復國百世猶感頑懦匹夫亦繫興亡蓋盤桓居貞者道也纓
冠救世者才也道必兼才而才不勝道自蒙孫委馭海水羣飛當
塗假黃龍之祥龜穴起紫髯之傑爭攀鱗翼並奮虬虎或攸揚聲
於許下瑜肅振彩於江東揆以恆情未足苛論準之大義終有間
然武侯戢景草廬抗吟梁父躬耕匪辱聞達不求有鳳觀虎視之
能而澹泊以明志有豹隱龍潛之致而韜晦以俟時不衒玉於仲
謀不投珠於孟德不標奇以動坐談客不捭闔以干東諸侯其心
以謂世爲漢臣不能事異姓也遼東皂帽美楊彪之皮冠彭澤葛

巾榮王謚之墨綬維時左將軍以帝室之胄劉宗之英魚得水而
乃諧龍臥岡而未起元直介紹水鏡推薦猶必三顧枉屈而後一
許馳驅焉論其高致何愧首陽慶被遭逢已高莘野斯豈三代以
下所能再見者乎說者謂公經國則偉應變匪長王業卒限偏安
祁山空勞六出豈知知不可而老厯聘者宣聖之仁也爲其難以
愧二心者豫子之義也其時昭烈尙無尺土曹氏已據八州公抗
言隆中指畫荆益其勢固不敵矣然猶用寡擊眾轉弱爲強出師
震鬪輔之心討賊抗君臣之義至於荊州之失秭歸之奔子午之
拒街亭之敗則或不任其咎或知人實難天之廢興非人之利鈍
也且夫志決身殲者不以功名爲重鞠躬盡瘁者難以成敗論人
公感激危難之中崎嶇成旅之下卽令終無成效卒隕大業猶足
光明日月義激風霜乃自起南陽入西蜀渡瀘水屯涪濱問誠布

公安內攘外戢生原爲社稷綱至方成朝廷後主闇君也而事之若父宣王雄傑也而畏之如虎向使雜耕之兵仍進五丈之星不沈無何曹叡天年懿爽互競乘其內鬪以清中原安見不能反故鼎於元英謁寢園於伊雒哉蓋公不遇昭烈則將遁迹終身昭烈不得公亦且竄身無所而公出山之始僅鄧仲華拜袞之年秉國之初祇荀中郎建節之歲卒使鼎足既定髀肉無嗟正議作書大統攸屬亦龍未沒延祚四十餘年雛鳳夙終獨建三分大策雖微物銜石莫塞橫流而一夫移山竟挽天步風烈所被慕效實繁每當統微祚絕之時賢者輒欲舉義旗植宗子而力難勝天敗或塗地豈惟奇才莫逮抑亦遇主實艱遂使羽扇綸巾永懷名士之度黃鸝碧草空慨丞相之祠若夫神筆一揮牛馬斯運陣石不轉猿鳥猶畏後世殫厥技巧在公特爲緒餘豈其神乎非可詳也

晉武帝論

將欲鞏萬年之金甌貽千禩之寶鏡則必基固磐石戒懷衣袵良以江河不塞兆於涓涓燎原之火始自燄燄古之帝王申畫封守隔閡華戎不揖盜以窺天不教獠以升木檀毳冠帶各安中外之便城郭廬帳毋濶耕獵之徒來朝者坐之門外不示人以利器執禁者達以符節不使近夫華風是以世變雖亟族分不亂驪山構禍莫據宗周白登被圍仍出塞徼夫豺狼之性豈有厭哉然而山居不慕魚鼈澤處不嗜鹿豕斯耳目之異也越人見布駭毳蜀犬見雪疑日斯習俗之殊也以彼生自異域不睹中原旃裘是習何知錦繡澆醜爲美甯假珍羞內地弗安漢物非嗜上無侵據之意下有速歸之情故秋高馬肥亦但苦其掠奪中周虎落不問據我邊城也司馬嘯興大象始構斯時庸蜀勾吳雖歸一統而西戎北

狄偪處諸華蓋自光武處胡西河伏波徙羌三輔厨泉受命雖有
向風之誠劉猛奔叛已兆履霜之漸慕容拓拔鮮卑族殊枋頭赤
亭氏羌種別時則有江統徙戎之論郭欽先事之謀良以泮林雖
集鳴音難革風塵有警狼心必生五部莫假質子之毛羽將豐東
門倚嘯胡雛之頭角已露辛有之歎此其戎乎武帝遠慮不及侈
心遽呈狃燕雀之嬉堂味蠶蠶之有毒錢神著論政以賄成金穴
擅權柄歸姻亞南風烈烈魯國之晨牝爲妖草木萌芽曠林之尋
戈日亟伏尸彭祖嗾獒相從奴才成都放虎自衛於是蒼鷲讖亂
銅駝識亡牛車無以避滄海之流塵尾莫能揮屠各之眾遂使薄
呼韓而襲尊號漢帝受非祖之祀豔中華而棄故穴堯都設單于
之庭鎬洛皇州皆爲左祖吳越夷壤畢萃衣冠地脈爲之轉移天
心幾同醉夢慢藏致寇釀亂獨深是亦乾坤之大變今古之傷心

者矣嗚乎戎狄之興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禍胎於建武而釁發於永嘉分爲五胡散爲十六蝸角植國蠻觸弄兵龍穴有神獫狁爭處而晉人近忘新亭涕淚遠師洛下風流元子未復神州寄奴莫甄舊物卒致併歸北魏勢敵南朝步陸賀婁稱代北之上姓蠻靴胡服入朝會之盛儀釋老異端皆興於虜俗朝野典禮半雜夫夷風黃河濁而阿膠不能澄其流大浸沈而蘆灰不能止其溺舉夫黃軒之所手畫勳華之所心勞商周維持之力秦漢防遏之苦一旦藩籬盡徹文物蕩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則豈非雉裘旣焚之後羊車宴遊之時曲突可虞而垂堂弗戒金城失固而鐵室莫防哉遂使羯狗盜國魚羊食人三月抱胡虜之腰千歲生鬪體之齒雖或慷慨擊楫倉皇枕戈大事去矣弗可挽也已

謝安論

在昔談笑卻秦偃息滿魏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息鼓臥旗而魏
師自退者皆當金鉞照野玉弩驚天鎮定以固人心堅持以推敵
勢是故撼之不動者如山之軍也震之不搖者磐石之國也然而
大言無實常清竟敗唐軍如意麾軍昭遠卒亡孟蜀長平括喪街
亭謾失安可坐昧長算虛夸雅量哉夫晉自蒼鵝出地鐵騎交飛
石羯亂華銅駝飲泣永嘉南渡江左偏安元子上陵荆揚幅裂符
堅負百萬之眾逞數勝之威投鞭斷流空國而興大舉推枰決策
置第以待降王羽檄風馳鳴鏑日耀王邑向宛獸作前行佛狸臨
江燕巢林木蓋自以爲有甲車四千乘無道亦足橫行治水軍八
十萬會獵無能與敵矣太傅襟宇泰定神色怡然處變若常元公
赤烏之素對敵如奕文偉圍碁之遊卒之大功出自儒生小兒能
破敵虜黃鉞不假白羽自麾棋枰未收捷書已報拔山無力幾爭

項羽之頭湮水不流似中楚共之目長蛇剪而器械委如山積奔
鯨曝而草木皆助天威蓋過阿龍之超參微管之力矣雖然公之
靜鎮世共仰之公之長算人或昧之夫山有猛獸藜藿不采國有
虎臣窺視寢謀黔夫守齊燕人祭北門之鬼吳起用魏秦國畏西
河之兵公自錄尙書卽開軍府不避內舉亟思外攘幼度羯末之
才階前玉樹牢之龍驤之將闕外金城國有人焉豈可動耶且夫
恃安忘戰處堂巢幕之危也重外輕內太阿倒持之勢也其時人
尙清言士少雄略周伯仁中州名勝徒隕楚囚之涕王茂宏江左
夷吾不出涓濱之師萬石如意空揮淵源高閣可束加以京師勢
弱荆楚兵強桓文之勳莫成敦温之逆日構公督徐豫乃求將才
北府有兵南風甚勁京邑震恐而公安之桓沖兵來而公卻之外
以防寇敵憑陵內以制上流跋扈是故抗威徐沛寄奴猶資以成

功披析荆江靈寶不得遽興亂也蓋鎮物者德也御物者量也公
少有高世之志晚懷滄海之心霜露弗患其渝雷霆不聞其震手
版不倒異乎流汗之怯屐齒可折詎顧矯情之譏其視草付之來
猶新亭陳衛而從容可卻也淮肥之警猶壁後置人而笑語可麾
也以公德量之優乘敵敗亡之會風鶴助順魚羊食人何難婦洛
水之園陵復鼎門之鍾簾而乃辱主不武懿親非賢奇功未成震
主斯避南陽之龍臥不復已落大星乘輿之雞夢爲妖遽嗟太歲
蓋自公沒而晉隨之隕矣能不下西州之淚仰東山之風哉夫以
典午清談常爲後世口實當時名士猶有斯人今風流已遙掩鼻
莫效際此四郊多壘大敵窺邊懷訐謨之遠猶念蒼生之安屬倘
亦有聞而興起者乎

唐太宗論

羲軒逸矣古今殊事虞夏忽焉我安適歸睹日下之河江滔滔皆是嗟慘黷之宇宙漫漫安竭爰自宮隣金虎之後極夫鑿齒爭鹿之禍重以翟泉蒼鵠之出逮夫晉水飛龍之前素靈夜哭黃神嘯吟海水羣飛神州幅裂棋分黑白一枰鼠穴之爭血洒元黃萬眾蝸角之鬪雖時亦有上膺帝錄下奠民生然秦漢二皇虛鏤金版晉隋兩主空煥銀繩未有恢萬禩之鴻圖揚丕天之大律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彼蒼厭亂太宗挺生三精重暉九縣一統鳳皇裂序鍊五石以振天巨鼇傾山營八極而奠地以德威撫殊俗四裔仰之如天以仁義致太平佞臣愧而入地神武鑠古文德燠今勤青丘而耀朱垠震白山而燁元闕然而帝之規恢大量猶欲然其未足睿慮神智睹近效而弗安也嘗乙夜觀書得周官維王建國之說而慨然曰不封建井田不可以治天下大哉王言可謂千

載一時者矣無如王者雖作名世未興房魏非矢謨之臣顏李持一孔之論識窳目睫不覩紫宙之宏量隘蹄涔莫窺滄瀛之廣將順其美道愧夷吾吾君不能戒昧鄒暉徒使府兵庸調略存三代之遺畫并分封永絕隆古之治失曠代之良會貽來葉之永恨不亦惜乎且夫赤墟黑壤畫野維艱黃土白茅胙國較易帝欲以麟閣之勳臣與螽斯之公姓分據州郡代襲屏藩向使羣議不撓爾宇大啟則夏璜密鼓宏展伯叔之親盧矢彤弓並賜師臣之履內外夾輔維城不搖又何至禍起金輪柄移黃閣上璽紱者恐後慘如飛燕之啄皇孫生天家者奚罪毒比金翅之食龍子哉夫利小者昧大蓄疑者敗謀志莫堅於金城矢難避夫鐵室當日帝輟大計意懲竊鈇之爭臣辭分封恐受灰滅之禍耳不知隆周亦有三監盛漢非無七國較其利害之數終得維持之效太宗始議中輟

亦可謂防患未萌矣。卒之軋犖一呼，跋扈輩出，爵非主授而縱橫比於獲麟人，非積累而分裂甚於司馬藩鎮之患。豈亦封禪階之厲乎？若長孫無忌者，身鮮貽厥之訓，而謬慮夫子孫意狎目前之安，而冥燭夫遠大，強以茅土，怨同遷謫。其後元舅之族，竟殲於雉奴。佐命之尊，卒斃於鸚鵡。夷滅之禍，更非封建赤其宗也。是故懲羹反以召亂，曲突難以防災。徒使爲山之功，虧於一簣。曠古之運，誤於羣盲。堂陞陵夷，人絕十等之制。玉帛寂寥，廷無四朝之禮。貞觀之治及身而衰，鎬洛之規沒世不復，可爲廢書三歎也已。

唐書四夷傳論

嘗讀史見唐之武功震鐸，今古逮其後也。亂又甚焉。嗚乎！是所謂怙一時之威而驚萬世之患者矣。天生四夷，道在並育。姬姓日異，姓月氣判。陰陽中國，內夷狄外象分。昴畢此盛，則彼弱；彼王則此

衰而諸夷種類之中又迭乘興廢之運有以力服者矣未有全夷
其類者也有以德綏者矣未有盡臣其人者也秦築長城南有監
祿之敗漢平諸國北償貳師之軍有唐勃興天威獨盛太宗神武
應運震疊入荒明皇英略御天煥耀四極斯時天策之將淩煙之
臣或接繩以待涼州或請纓以羈南越如藥師再夷勁國定方三
獻名王程薛世將秉鞭張唐文臣授鉞皆能血日逐腦月氏熾龍
庭踏雞麓西京衛霍漫詗天山北宋曹潘含羞地下由是強者齒
擊弱者頭搶懷將令若雷霆畏唐兵如日月溯自貞觀迄於開元
其地由安東至安西起日出盡日入偶懈峒角卽行頭顱欲長擅
裘皆待旌節蠻琛夷寶之貢史不絕書臆鏤題雕之人形難徧識
設鎮則干闥疏勒逾戍已校尉之城置府則瀚海金山拜甲乙諸
帳之下百蠻奉職懾大皇帝之神萬里銷鋒上天可汗之號其力

可謂鉅矣其威可謂殫矣無何漁陽鼙鼓竟嘯猪龍靈武詔書急
求兵馬貔虎外徹犬羊內侵勢偏秦關地盡河隴朱旗北斗遂警
甘泉之烽汗馬西戎幾成驪山之禍戰功蹟而閩帥畔邊備虛而
戎心生釁本起於開邊終且亡其故地當其盛也綠瞳赤髮胥登
王會之圖丹闕青邱盡奉天朝之朔何其壯也及其衰也花門蕭
瑟溼漢臣之血衣使節巡行下遺民之涕淚又何憊耶盛衰一時
成敗易轍鞭長末由及腹悔後乃將噬臍豈非有國家者所當永
鑒者乎今夫赤縣廣矣誰窮大瀛之邊黃圖重矣當思內治之急
若徒負師武以逞威報忿怒以除患去一敵復生一敵滅一戎又
出一戎國破者種尙存人俘者地故在頡利旣獻回紇復強退渾
方平吐蕃益熾亦何嘗能並臣羶毳全犁幕庭徒使年年烽火怨
結胡天夜夜金微心隨明月和親入貢空費犒賜之財奏凱稱觴

何與安危之策其爲失計無待明言且華夷異類也邊地猶禁奸
闖戎狄野心也來朝坐之門外唐乃誨之以慢藏假之以利器使
其目翫虛實心懷覬覦蕃將列於羽林侍子育於太學侈衣冠於
萬國解辯歸朝夸胡越爲一家拜官尙主雖社爾何力飛鴉亦解
懷音而欽陵萬榮養虎終資反噬卒至謀成奸相變起胡雛鐵券
不足收其心金帳未能厭其意甚至乞援狼子仰救羯兒強蕃挾
以憑陵內郡因之坐耗蒼天何酷赤地堪傷始困中國以事外夷
繼借外夷以平中國終乃夷強國弱外盛中乾其前之侈以爲福
者後祇以爲禍也唐之用兵防二虜耳豈知備邊苦而後夥涉興
防羌甚而後董逃作卒之北庭勢敗結骨窺邊西蕃國亡詔蠻亂
蜀河湟歸而大中之政已壞安南擾而徐州之賊先雄九州幅裂
獨眼兵來失天險之榆關打中原之草穀唐自亡耳非吐蕃回紇

能亡之也而徒生厲階貽患來葉向使唐之人主懷春秋自焚之戒覽柱史知足之言則亦安至是哉古人所爲越雉不受旅葵進規誠慎之也誠畏之也

宋論

夫圓穹垂象必假日星之光大君御物亦資匡弼之力伊古哲后誕膺天命知孤智之弗克炤也故委柄於肱股知獨力之莫能勝也故分任夫爪牙丕績是懋則龍章以榮之激愾斯奮則虎賁以錫之元珪旣賜元宮以尊黃鉞方秉黃土乃胙至於豺牙猾夏狼弧耀芒倚彼杆城維此藩翰是故湯武開勦則空桑磻溪業炳乎丹圖夏周中興則伯靡仲山光炤乎青簡休戚與共明良同德上無爾虞之意下鮮自疑之情用能躋世郅隆振俗豐美未有欲成廣廈先廢棟梁將赴脩途決棄輓輻而能於事有濟者也道敝俗

薄運極數殫馭下者不以至公爲心而惑甚於盜鐘籌國者不以遠大爲念而忌切於謀鼎於是內防蕭牆外忽遠人細固屬鏹鉅忘大盜徒鑿獲麟紛爭之釁不念鳴狐揭竿之亂惟忌石馬討曹之逆未防蒼鵝出地之兆豈異乎離婁之照坐燭千里而不見目睫哉嬴氏之興事不師古盡夷五等之爵以啟孤立之禍自漢以下矯枉雖得前規未宏然而相尉尊立猶專揆奮之柄牧守分建尙總兵農之制是以赤眉橫恣熊耳仍降黃家僭尊龍尾旋竄甘泉警烽禍輕於青城涓橋遊騎災澹於墮海無他羣力勝獨百足不僵故苞桑之堅上不逮夫三代而葦苕之繫勢究固於兩宋也太祖以環衛之臣膺羣卒之戴乘人寡弱遂握珍符其時天心之厭亂至矣大位之易姓頻矣取玉璽若掇葉乘黃屋如置碁太祖處之惕然而慮夫旣以此始亦必以終也於是密謀帷幄豫剪機

身中書穿爪而以舊臣見疑列校進袍乃因宿將生忌僞託目眊
款語杯酒廢其坐論而上公鶴立矣奪其兵柄而故屬鳥散矣豈
況伯父叔舅謙昭負屨之立闢內閫外柄專築壇之授哉太宗繼
之猜刻尤甚與夷猶在遭樂陵之禍季札當立濫遼泉之誅內戕
本根外剔枝葉台鼎屢易數十餘人邊任漸輕二三其柄卒致定
難內移失朔方之地幽燕親將被流矢而歸豈非芟刈支體獨任
胸腹之咎歟夫天下大器也興亡大運也大器不可以專力任大
運不可以私意持故前非必不懲而懲之勿過乎物後非必不愆
而愆之惟擇其人苟付託得親賢卽委裘可安治使佑助乏英傑
雖傳餐少成功古先聖王非不知閫干之可虞偏上之爲患也以
爲強臣竊柄愈於盜攘神器內遷究異非類是以倚畀旣重推誠
勿疑中有握樞之賢外崇分陝之寄宋失其道獨怙己私覆車過

懲束溼尤甚幽州可取翰圖空獻靈夏足收瑋纓徒請萊公身爲
文吏竟厄萬歲之呼武襄功匪震主莫解盈庭之惑貌類蓺祖黑
王見疑相列三朝魏公懼謗蓋其意謂養兵不用足銷奸雄之心
魁柄獨專可無攘奪之慮甯受天驕之侮也而雷乘之象必杜焉
甯爲異域所并也而同室之爭尤防焉乃至習俗錮人賢者不免
廬陵上疏力詆樞府之才安定著書首重權臣之戒維彼錚錚尙
爾昧昧矧乎孱主委馭庸夫竊權習常者玩爲固然予智者祕爲
家法逮夫東京一夢南波蒼黃然猶李相白虎之幡頗疑得眾岳
侯黃龍之誓深忌成功碧血風波清涼湖上覩幾者以保全爲幸
激發者以忠勇致誅猪龍未梟早積李郭之釁高鳥弗盡先切韓
彭之寃方謂太阿獨持利器不假卒之畏鬼而鬼乘其隙竟壓秦
字之頭懼虎而虎搗其虛終亡叛將之手其所爲凝脂法細秋荼

網密者亦何嘗能全防。問鼎盡弭，窺天徒使。志士灰心，才臣掣肘。且矯騰層城，非端冕可上。鞭笞六合，非坐論可致。粟非不富也，士非不眾也。法制非不備也，議論非不精也。然而北征再敗，胡馬南牧。西夏一隅，飛鶴全覆。酋非冒頓，而不解白登之圍。地遠劉聰，而更甚平陽之酷。終於聲悽白雁，望絕烏號。始慮黃袍之加，卒受青衣之辱。吁可悲矣！故知籌國者防微以爲道，而或出於所防。圖功者矯弊以爲明，而更苦其甚。弊向使捐彼私忌，示以坦懷。思任賢之勿貳，戒爾輔之無棄。猛士旣盡，仍念大風之歌。舊將皆盡，亟求白袍之士。郡將都試，爭盛夫旌旗節使。專兵各固其封，守雖彼軼。犯安能窅入而首尾，並至勢比於長蛇。頭目爭捍，情同於壹體。又何至金甌全盛，氣懾龍荒。半壁偏安，細同牛角。哉且龍能翔九霄而不能不階尺木之勢，鵬能擊萬里而不能不憑扶搖之風。經緯

大猷既重柄任符竹分治亦須權藉雖有命世之傑皆借王靈之尊昔者鍾室駢誅驟乘刺背亦何嘗不慮被尾大戒其柄移然而去其一不忌其餘也懲乎此無猜乎彼也宋乃矯矯虎臣疑及一命之士怏怏少主忌盈在廷之人無一事可勿防無一人爲足信聚兵京師天子自將歛財諸道監州分權守吏寄等旅人封疆蕩若甌脫外無以拒燒荒之寇內不能寒草澤之心加以文法苛深禁防纖悉假弱周之姑息行狐秦之猜刻師申韓之一切託官禮之周詳疑其僭上也並疑其欺誣恐其擅權也復恐其侵盜輔相之勢輕於胥徒武人之命懸於文吏覆奏稽滯舉動牽持龔黃猶在莫致鳳皇之鳴韓白雖存難奮熊虎之力以此行政以此用人亦奚異乎羈騏驎而欲致千里檻猿狖而責其矯捷哉趙宋以來中原日弱高論抗夫虞夏實效不及漢唐豈世乏旋乾之才人無

濟世之志乎亦雄心困於法弊偉略挫於權輕耳薄有勳伐卽懼
夷滅之禍身丁壞亂徒懷死殉之烈威柄不一內乏腹心輔車無
依外鮮唇齒以致赤縣睢刺黃神嘯吟盜弄喋於潢池夷侵交於
海上斧柯莫假空鬱龜山之歌兵食雖饒莫奏龍庭之績詩曰誰
生厲階至今爲梗然則徇一時之甚便禍後世於無窮揆厥由來
豈非宋祖階之厲哉是故跋前疐後機數難以盡防顧此失彼私
計終乖大道水心總論之說慷慨徒陳文山四鎮之謀旁皇已晚
救敗無術亡也忽焉此殷鑒所以警厲王過秦所爲嗟二世也

寇準論

國家運祚中衰之後則有蠻夷猾夏之憂故赤龍旣微金虎亂噬
石馬將敗蒼鵝上飛從未有寰海鏡清朝廷鼎盛而匪茹侵逼遽
議奔逃者也趙宋方盛契丹寇邊烽火照乎甘泉羽檄飛於京邑

吹脣沸海欲投草付之鞭呼聲動山將飲佛狸之馬儒士頸縮具
臣魄飛蓋幾幾乎北門不開南風多死矣萊公安坐中書獨決大
策斷齊侯之鞅麾魯陽之戈卒使黃旗紫蓋士卒歡呼鐵騎金鱗
強夷氣懾乘輿至而折衝者萬里和議成而廢燧者百年乃忌者
譏以城下之盟詆以孤注之喻公豈肯以冠軍之天幸爲元老之
壯猶乎夫天下大器也兵戰凶危也雄如隆準威挫於平城被圍
謀若智囊計失於使君自將故勇夫不忘重閉千金尙戒垂堂王
者無戰而有征神器不輕於一擲公卽斥遷計修戰備薦賈沮阪
高之徙姑且伐庸謝安作賭墅之遊自能破賊亦何必挽六龍之
轡當萬馬之衝豈遠味春秋之中肩近忘高梁之敗績哉嗚乎宋
之積弱有自來矣當時倘輟親征卽須命將宋自黃袍加身之後
杯酒釋兵之餘烹狗旣懲弗思猛士符鳩未歎已絕長城使當梁

麗衝城櫓槍掃闕徒嗟頗牧空聽鼓鼙竊恐封狼居者不屬書生
屯灞上者皆同兒戲兵出不返鼓行而前杜威降而重貴爲俘敬
達死而從珂坐斃其明鑒也無己則金城命將無逾老臣蔡州無
功自請督戰乎其時眾議紛矣人情感矣堯叟請幸成都欽若
贊遷建業吳蜀之士各爲身謀怯懦之心變爲媚嫉使公獨請黃
鉞自鑿凶門而諸人心忌成功內挾辱主禱里之沮甘茂豈顧息
壤之盟楊釗之惡哥舒必敗潼關之事蓋兵權畏中制大計慮旁
撓君臣必當協謀內外不容異議馬昭奉魏主以幸項乃能並拒
東吳世宗斥馮道而臨戎故得親敗北漢公惟奉帝以出則威柄
不分李平難以追武侯晉臣無從阻元子是皆防之夙矣慮之深
矣向非公之心洞戎機力排羣議則檀公走爲上計秦孽內怯虛
絃勢且天子下殿而奔百官草間求活又何待黃龍兵至白雁聲

來始傷心北狩之柴車痛哭南朝之塊肉哉所可惜者大勢可爲
懦君不武五日可了之對勉從於前百年無事之謀難爭於後幽
燕不取金帛反輸內防幸兵之臣外昧請和之恥臨軒目送忘絳
侯刈稷之功納幣求成少賈傳倒懸之涕卒之和約定而武備弛
重臣去而國勢摧禍發靖康兆胎景德此則九州鑄鐵一錯難償
者矣後如李忠定之守危城于少保之翼新主皆能六鼇奠地一
柱擎天而宗社未安誅逐旋及尤可異者萊公斥欽若之避卒困
欽若之讒少保拒有貞之遷終斃有貞之手功罪倒置賢奸混淆
此詩人所爲有雉兔之歌從者所以致龍蛇之歎也

王安石論

夫馬影若練必宣聖而始見龍文之鼎匪孟說而難舉是以亞聖
髮白旣傷吳門之望庭夫牘絕乃極秦武之力豈況天下大器革

故大猷利不什不變法害不百不易制安可刻畫前哲妄存比附之迹狃怵小數希冀一切之功哉有宋肇興古制蕩盡徇斗筭之小智昧經國之遠猶慶厯纂御眾正盈朝乃值極盛之時早形虛耗之象一韓一范莫捍曩霄南朝北朝空爭獻納神廟嗣統發憤自雄爰進荆舒獨授政柄蓋神宗所以待之者不在仲父武侯之下而安石所以自待者儼居皋夔稷契之倫夫何陳義甚高責效多謬圖究若密經務則紛仁義外施多欲內困王霸始進疆國終怙是治絲而益棼之斷木而更小之也且夫自強者志志因才而乃恢有爲者才才緣志而後顯志小者無以抗千里才菲者不能控八荒是故琴瑟貴乎更張而猝然更之則絃絕用藥期於眩眩而昧者用之則病增鍛鐵者不可反其鉗御車者不宜窮其馬古之人以乾健之質乘鼎新之機有若神禹治河民聚瓦石殷王遷

國人出矢言尼山謗夫庸裴鄭國譏其蠱尾亦嘗奮其獨斷斥彼浮言然慮始雖難樂成可與豈若武靈騎射徒變鵝冠之服商君法弊終致牛車之禍哉宋之積衰乃非貧弱失在內積嫌疑制過繁重外託忠厚弊見委靡賞加無名刑廢不用財不外散兵無專屬是以勢席全盛懷壓境之懼富擁四海切仰屋之憂使能懲其敝輒振其頽緒上罄推心之誠下免掣肘之患雄邊鉅鎮委以重兵郊賞尤官除其濫費變牛毛之法網漏吞舟任虎牙之將權寄授鉞守府虛器戒周末之文弱撻鬼裒荆仿商家之駿厲則積弊可漸革而富強可立致也安石得君銳意更變厥志雖盛負才實疏慕平準之理財師墾草之餘智蓋初不知立國有本苛法當去而專以爲財之不富兵之不強也欲強兵必先聚財欲聚財必先科歛乃其與聞名教夙盜虛聲進洙泗所罕言用鄒嶧所深斥尼

山如聞當鳴小子之鼓卜式尙在恐請宏羊之烹於是盜窺陳編
遠誣元聖依古興造近仿巨君強古人以分謗笑前事之未工自
詭遠謀排斥異議新法旣立舊制益曠青苗過苛黎首重困避強
擊弱謬試熙河之兵求利反害乃致監門之哭豈非棟撓本弱鼎
折餽覆之咎歟是知智小者不可以謀大力小者不可以任重弊
可更也不當代以甚弊之法古可復也不可誣以非古之制宋政
總總本宜亟更神宗以英果之資念憤恥之積痛國勢之不振求
高賢以自輔不惑於聲色不撓於羣議齊威烹阿國乃震懼苻堅
用猛朝無阻撓夫非大有爲之君負高世之志乎無如葉公好龍
但覩僞物殷浩一出竟誤蒼生太祖黃袍之疑懲之而不革神廟
金甲之志徇之而愈堅上高語夫王政下不逮夫霸道卽令殫其
材智就其績效徒木立信振鞅起之威燄大農仰給比桑孔之用

饒而猜防未除綱紀不立頗牧弗用空念鉅鹿元謨坐論欲封狼
居財雖富無采人之計也兵雖強無指蹤之人也封椿之聚徒供
侈靡之費也甲乘之多徒爲美觀之具也又況用虎冠之吏進狼
貪之徒心計愧夫前人手實及於微物哉卒之熙豐一變兆津橋
之杜鵑章蔡迭進促金狄之虜騎取魚竭澤乃無毫釐之效教獠
升木反致邱山之禍安石負宋宋何負於安石乎遂使後之用人
者戒推腹心薄古者借爲口實稱先則昔詆儒生之迂闊社倉保
甲夸軍國之奇謀懲夔固非學步尤謬是又通識罕觀而貽禍無
窮也

師伏堂駢文卷四目錄

漢大司農鄭公碑

請復孝弟力田科議

史通惑經篇書後

史通申左篇書後

茅批唐宋八家文書後

章實齋文史通義書後

書劉光伯自贊後

夏芟舂壺天大隱圖題辭

豫桐女士遺照題辭

海中觀日出記

大雪山行記

目錄

遊空靈峽記

遊七星巖記

山莊翫月記

告伍公廟文

湖南糧儲道署按察使夏公墓志銘

王勳笙墓志銘

張孝達制軍壽序

代

夏母高太恭人六十壽序

譚九安先生暨德配鄒恭人六十壽序

師伏堂駢文卷四

漢大司農鄭公碑

公諱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尚書僕射聽履之望重於朝廷如水之心盟諸夙夜公稟嶽瀆之粹精鍾緯象之靈曜英時獨邁童孩多奇少爲嗇夫不樂吏治枳棘異栖鸞之地百里無展驥之能甯越苦耕彌勤學業孟子嬉戲卽陳禮容受業京師捧手耆碩元本殫洽東西采獲金櫃探其秘文絳帳質其疑義斯時清流邁禍炎精失輝鈎黨遍名卿禁錮及處士未登朝籍恐遭僞劾將引讖記疑扞文網乃絕意仕進覃思圖書括百家之異同剖六藝之淵奧公車再召大府屢辟比牒併名胥登台輔惟公篤志好學確然難拔虞卿撰著脫屣公卿荀子傳經尤長禮制至乃國相屣履通德異其鄉名黃巾拜車劇賊崇其師範虎觀通論遜茲

恢闔麟筆作法繼彼刪訂蓋上追游夏近掩賈馬者焉若夫神馬
負圖傳薪逮乎駢臂祖龍燼簡滅壁闕夫蝌文東萊之卦筮久湮
西州之漆書空握公推本卦氣闡明爻辰溯源杜林別異孔壁以
京易兼費易以古文判今文殊輔嗣之清言絕豫章之僞本於是
有周易尙書注卜氏傳詩獨優毛義河間好古未立學官三家之
業雖長四始之蘊弗盡孰知詰訓源自西河謬指序文作於東海
公仰敬桑梓變注名箋探尋本支勘譜輔傳於是有毛詩箋毛詩
譜鉅典周監酌兩代之文遺經孔定成一王之法乃考工是補義
缺一官推士而上篇僅十七曲臺所記小戴斯刪三禮並稱二漢
獨略偉經國之大業宏復古之隆規於是有周官儀禮禮記注魯
禮禘祫義答臨孝存周禮難赤鳥化書開制作之象蹲龍啟聖有
答問之科問王知道別爲齊論蓋毛包周各據殊悖而法言求似

中說失誣苟造淵微何嫌撰述於是論語注與門人所撰之鄭志漢崇內學圖緯呈其玉版天啟元象景光曜夫璿璣又自微言既息異說失勞廷論譁於石渠咫聞炫其槃悅匪藉辨駁曷由折衷於是有大傳中候注乾象歷七政六藝論駁五經異義發墨守起廢疾鍼膏肓義窮六經過劉中壘別錄之博言逾百萬異秦廷君說書之繁專家者重其淹通守文者惡其滯固賦傷鵬鳥歲厄龍蛇年七十四以建安五年六月卒於元城琬玉摧於煨塵鴻文燁於天壤乃勒彼元石貞茲翠珉痛哲人之既萎昭立言之不朽

銘曰

東京啟運北海降精斯文未喪魁儒挺生諸家聚訟眾喙爭鳴鸞鳳振蕤螭蟠息聲旁綜象數甄極絃緯上準洙泗析彼涇渭專壹匪通洽聞斯貴身惟鴻冥文乃豹蔚扶風帳啟任城矛操虎狼路

拜駟牡門高玉聲夙振珠光暗韜畢志鉛鑿長辭旌旄泰岱頽峰
長淮絕涸德門風淒禮堂日薄業定藏山聲蜚振鐸萬軸具存九
原難作刊漏補逸摭華尋根集漢大成訂孔遺文鏘洋景曜粉績
淵聞一刊明德千載垂芬

晉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澉白瓦屑作鄭康成碑其文不傳乃
爲補之臚列所注書與漢晉文體遂不相似自記

請復孝弟力田科議

夫思皇多士側陋所以明揚疇咨熙載髦俊於焉並作殷殿初基
拾龍淵之寶虞祠始構獻鳳管之玉旌蒲出魯賁帛歸齊頌聲旣
興盛業斯在是知翼亮崇本陶化之所先旌德禮賢敦俗之上務
然而以言取士士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才生於代窮達惟
時而風流遂往馳驚成俗雕蟲小技僅比盤悅之華鳴鳳高文亦

同虛車之飾至乃媒孽夸衒利盡錐刀敦履璞沈無間里閉豈非
鄉舉里選不師古始稱肉度骨遺之筦庫重末輕本務華絕根之
弊哉有漢初構去古未遠盪亡秦之毒螫紹三代之遺緒孝惠四
年初下明詔孝弟力田皆復其身高后稱制孝弟尤崇官其一人
至二千石至於文帝始置常員詔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
生之本也大哉王言實通政本於是舉孝無人比於蔽賢之戮重
農貴粟著於賞罰之令白首郎中稱其篤行駿粟都尉入爲尊官
豈止姜詩巨孝誠感鯉泉之流任氏力田名登龍門之傳此所爲
純風獨扇而澆俗丕變也亞斯以降遺風更逸魏晉崇中正上品
遂無寒門隋唐盛科名高才出於通榜由是譜牒譌誤冒襲良家
文人詆訶爭長浮薄抑退敦樸羣鶩聲華驅迫廉摛獎成澆競崇
四方之孝讓空聞宋詔專士女於耕桑但傳齊策而江革姜肱莫

奉丹綸之詔趙過蔡癸未聞紫誥之褒吳烏更集廷議莫及卜羊
重讓朝籍難登又況首戴茅蒲身衣襪襍則雖令光解田三輔秦
陽能蓋一州亦奚望其登巍科以維薄俗哉夫春華雖茂未若秋
實之堅浮文雖華無如樸行之美是以南陔白華振徽宵雅于耜
舉趾著燉闢風門內足顯真儒田間亦烝髦士漢制近古厥風可
徵後王改章其弊彌甚宜遵古制復此舊科孝弟者試以職官力
田者加之褒賞實興六行首崇孝弟之修矇頌七月常喜田畷之
至庶使鄉閭下土隴畝閒民識純懿之可風信稼穡之維寶耨鋤
箕帚悔其諛語帶牛佩犢懲彼游惰將見羽林儒雅皆通孝經之
文大農曉導盡識代田之術矣或謂毀譽多僞拔擢非真不知清
議難逃鄉評莫恕但使搜揚茂實勿致別居之謠賞拔隱淪不遺
躬耕之老請託既絕采蘭斯馨干謁無庸瞻蒲自適則士族之子

農家者流皆得揚聲紫微耀穎巖穴非止遠追兩漢亦且上繼三
王豈不懿歟

史通惑經篇書後

尼山一老師表萬世論德在庶施功無所惟以述作之功獨冠帝
王而上易書肇前古不過編次其文詩禮創元公亦非專精之業
繫維赤鳥受命獲麟絕筆褒譏一字並非沿襲斟酌四代詎同鈔
胥所見所聞微言傳於齊學知我罪我大義發於鄒賢蓋春秋爲
萬世作經非爲列邦作史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元聖綴學不必皆
爲赤制素王垂法自當保以墨守而學海旣亡陋同蠡測經天之
義付之管窺子元本是史才未通經術欲以據事直書之例妄繩
受命制作之書何異北轍南轅方柄圓鑿執蕭何所造之律疑皋
蘇之法乖據洛下所推之天誡義和之算失世無愚智皆知不然

乃自左氏晚出杜侯謬悠治經者專誦魯史之篇習聞當陽之解莫不以左義爲經旨以杜解爲傳意譬之秦王不尊但知穰侯之貴漢帝充位惟服魏操之威賁餅大官謬分軒輊膏起廢不守師傳渡江以來顓門業喪靈道孔誤諱言服非信傳疑經爲日久矣其惑非子元所獨亦非耆儒能解說者或加曲護或恣詆譏皆未考其致惑之由何能答其獻疑之旨今推本經義詳爲辨釋褒貶之例二傳最明臧否之文左氏間具行以直道詎有曲筆若鄭楚齊三君皆以疾赴遂沒弑文則以君臣大倫非可忽視弑逆重惡不宜輕加夫子身非史官事未親睹豈得執此疑獄斷爲鐵案至於反不討賊藥不親嘗乃以明臣子之重防舛非常之異義趙盾書弑本由董狐許止之事蓋亦彰灼凝脂漏網比喻非倫矧荼弑原屬陳乞靈縊實由楚比陽生觀從並非首惡以此爲惑毋乃

大愚善惡直書史官之實錄賢者爲諱春秋之微辭滅衛不書河陽言狩皆褒桓文之霸績豈有向背之私情若夫或書或不書非所諱而諱求之公穀庶得折衷左旣偏而不全杜尤誕而難信虎叛不記子卒不名晉葬吳盟齊止邾敗斯皆誼重尊親內諱國惡詎可執後世之史法議至誠之大經春秋屬商乃啟西河之教大義口授必傳東魯之書汲郡紀年魏人所撰當由師傳有自是以書法略同杜氏後序昧於斯旨以爲當時舊史率同此法夫子並不能自刪義例專襲此等舊文因其所見殊傾乃至非聖無法子元習於杜解沿其謬說則是馬遷史記豫襲班掾之辭陳壽志書先儉蔚宗之作大可嗚噓奚云厚誣若夫公子陽生公羊自有義例許男圍蔡列國不乏重封卽有關文無傷大旨春秋重義不重事何必吹毛而索瘢夫子撰不刊之書爲後王之則非因周禮舊

法魯策成文故或大事而不書或小事而必紀其文有略有詳其
例有正有變杜作集解執其僻說謂經承舊史史承赴告聖人作
經乃事勦說斷爛朝報故非誣辭夫以萬世之師並無一書垂世
所定凡例皆出周公則四海儒林應禰西京之袞繡八方俎豆可
祧東國之章縫詎宜揚彼餘波沿其賄繆子元詆斥古義分條虛
美其意仍不過以汲墳爲信史杜解爲聖書遂至追議龍躡大有
傲睨之語輕視鳳德遽加拮據之詞駁孟子之名言毀史公之精
義推崇孔子率以爲非隆重春秋更疑其失意圖翻案弊在昧經
雖曰獷悍之言端由沈溺之久大惑不解亟宜浴以蘭湯遺經獨
抱願與參夫筆削子元往矣何從釋疑後有達者庶使無惑

史通申左篇書後

自端門受命斯操制作之權西河傳經乃判高赤之旨獨有左氏

不傳春秋或經闕而傳存或經詳而傳略蓋其書本別行體殊傳注足以自成一史不必依傍聖經又以晚出不無竄亂創通大義非復素王之心顛倒六經皆由紅休之意賈服作注參用公穀門戶之見未甚源流之合可尋杜預始撥棄舊解排斥二傳釋例不免偏駁是非謬於聖人子元一孔之儒偏智所得能通左氏不解尚書是以學不純經才惟任史惑經之後繼以申左蓋謂邱明之聖逾於仲尼杜預之才優於游夏今就所揚榘更爲折衷春秋一經孔子所作列國秦漢人無異辭惟左氏以爲魯春秋本於周公子元遂謂始自姬旦案旦作春秋羌無前典豈得執一家之偏說背萬世之通議奪尼山之簡策上獻先君分泗水之筆削遠加冢宰說經之家古稱聚訟必須兩造具備乃可互證而明今無他書可憑惟是以左證左周禮所在御書之出持此自欺何能信後左

與聖人同時不在弟子之列良以身爲國史未及從游雖有采摭之勤莫窺科旨之奧二傳授由子夏誼屬再傳義例皆出親承刺譏本難書見故左氏先箸竹帛適傳其粗迹二傳始由口授乃得其精微非可泥時代之後先定傳文之優劣左氏所引名卿之論行人之詞秩然有章世稱富豔然穀梁清婉公羊辨裁各成一家並著三傳子元黨同伐異不思殫見洽聞揚左氏則置之青雲抑二傳則等之自郤軒輊太過比擬非倫又謂實錄付之邱明至疑孔經不可獨用善勸淫懼惟左氏不愧斯言夷攷左氏一書每輕忠義而獎篡弑孔父正色以豔妻行路爲譏仇牧死君與弑逆之愆並列荀息言玷不免微詞泄治立辟反受貶責而弑君趙盾盛稱宣孟之忠賊主纒書上比召公之德略爲僂指豈所謂善勸淫懼者乎且夫王喬屨履左慈羊鳴杜魄爲鵲荆屍變隨子元極加

揮詆屢見簡編左氏書於伯有相驚申生顯見寶珪化而爲石絳
市般而仍蘇此何異於鳧履羊鳴化鵠變髓而經外別事曲爲偏
護豈靈異譎詭難載於後世之書惟力亂神應存於三代之簡一
棄一取詎得爲平楚圍弑麋二傳不載慶封行戮已見其端蒯聩
得罪先君勢難返國圍戚伯討者義之正夫子不爲者仁之至二
說本不相悖非可泥於一端公羊並無賢輒之文安有獎進之失
至於三國賊弑四君篡逐左氏雖稍見詳二傳亦非盡略此當統
觀全傳未可輕訶古人古書兼采眾家意在網羅散失或數說並
記或二說俱存未嘗專主墨守保咫尺而屏羣義遠師秦法別黑
白而定一尊子元所疑杵臼程嬰馬驚敗績之類或由見聞之異
或屬傳寫之訛著書抵牾皆所不免必謂左傳無誤君氏卒言聲
子殊近不詞暨齊平不稱燕無此書法他若衛宣烝姜伯玉出關

以年攷之皆不能合豈得左氏獨是而馬劉盡非乎守一先生之言斷于載上之事有同豕蝨何異井蛙春秋屬商聖言昭著何可屏去卜氏增入邱明史公別魯君子於七十子之外正左氏不傳春秋之徵子元不識反違而妄引爲將伯疏失之誤固無譏焉茅批唐宋八家文書後

夫楚豔漢侈體製固殊馬遲枚速短長互見楚辭章句爲總集之祖文章卷四啟編錄之宗至於梁儲之撰文選義歸於翰藻沈思宋臣之纂英華體增於分門別類鑑裁無爽品目遂多椎輪金羈既增飾以崇麗玉衡冰鏡乃程材而究奇唐粹宋鑑鴻篇備於兩朝元類明衡鉅製各成一代始惟專明文體後乃兼資故實一則網羅放失碎璧弗遺一則芟汰繁蕪精英盡擷然而編訂之風雖熾訂牘之習未開故所得猶多比諸蒙茸集翠其見不陋非同買

櫝還珠也明尙時文競操選政人自以爲巨眼家各擅其別裁又
或依傍昔賢規樞曩哲青紫速化笑前事之未工丹黃雜陳強古
人以分謗茅氏評定八家專爲舉業體貌襲古惟期便於揣摩花
樣入時固已卑無高論嘗試取而論之文章譬如日月終古光景
常新仁者見仁知者見知皆由覽者自得可相喻於無言是以自
來選家罕加評語乃挾塾師拘墟之見武斷是非仿試官品第之
辭判分甲乙謂若者爲起訖若者爲轉振若者爲通篇結構若者
爲逐段區分何異執叔孫之朝儀上繩官禮據蕭相之法律強議
象刑其陋一也文本天成妙手偶得輪扁之巧不能強傳於子飛
衛之技非可盡喻諸徒乃守俗調以求古音遺神明而襲粗迹諸
公若在未必許爲鑽音九原有知或將啞然失笑辨驪黃以求千
里豈得相馬之眞別黑白以定一尊幾同牛毛之法是謂強作解

事何能力追正聲其陋二也詞林根柢經訓蓄畬必通古今始工
文藝豈有效赤誦之半吸遂列真靈法素王之一言卽優聖域乃
不窮其原委而務竊其形模五祖正宗謬夸傳燈之錄一卷飄愒
自惜論癡之符竊恐不求其端不訊其末咽庫六官之唾益慧終
難舐淮南王之丹上僊無術其陋三也古之名家各有心得韓柳
變古猶沿選體歐蘇法唐漸入時響王得昌黎之體曾開南宋之
風乃列彙八賢總歸一格削趾適屨猶誦去取謹嚴剪髻愈髡非
復本來面目季咸之相壺子惟見善者之機優孟之效叔敖僅取
衣冠之肖是睹擔夫之爭道卽云書法可傳上灞岸而騎驢遂謂
詩人在是其陋四也有明文辭不恥蹈襲西涯東里體崇臺閣空
同大復格摹秦漢茅氏論文雖異流弊正同蓋以此治時文猶爲
力爭上流以此治古文必至專習窠臼所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

之步里醜捧心不關西施之釵乃妄託顓門津逮後學遂使鄉曲小子謬下雌黃唐宋名流橫遭紅勒其陋五也勝朝學術多失空疏一冊兔園三家學究目不窺夫經籍口妄肆夫品評是以黎洲之書歷詆茅批之謬韓作司勳之誌不曉句讀柳與十郎之書誤疑座主進士第一何以得讓王嚴員外知縣以爲特重令職由不攷古致有所惑疏舛既不勝舉平議又安能精其陋六也要之此等評本可作初學法程同仁義之蘧廬祇堪一宿比心法之秘訣未免叢譏桓公讀書毋徒得其糟魄表聖詩品勿但味其酸鹹故備論之庶知什襲珍藏不必寶夫燕石五色標識仍未脫夫狐禪云爾

章實齋文史通義書後

自儒林道降始分文苑之篇司典失官迺奮史臣之筆華藻之士

易謬元黃綴述之徒罕別朱紫是以雕蟲小技見薄楊子之法言
霸上兒戲致輕徐公之文體文史之義通者尠矣於是彥和著書
文心擅雕龍之巧子元發憤史通溯獲麟之初摧陷廓清厥功甚
偉而自單行變體競崇古文方志繁興上比國史五色評本等釋
氏之傳燈一卷侃愷供文人之游戲迺至村學帖括優孟韓歐令
史案牘摹畫班江河日下闕忽不還章子實齋有慨於中箸爲
文史通義一書大旨以爲攻文之士貴別體裁撰史之人先明凡
例不得以評騭時文之法竄八家之文以點綴名山之編滄一邑
之志倚捭利病區畫流別震川家法未登漢人之堂表忠觀碑謬
襲秦皇之制遠規前哲工訶古人如飲上池洞見癥結揮斥詩話
嘔噎橫通箴男女贈答之非戒名流標榜之習雖若過爲迂論實
有當於人心至於刪定志書尤屬生平精詣詳略疏密用意細於

繭絲合併分殊畫界嚴於涇渭武功朝邑吳郡姑蘇前賢名作不輕附利後世纂輯庶免沿譌是皆意在準今非有心於虐古且史因文而益備當別選其華詞文與史而分途勿使流於小說洵能奉爲圭臬自可矯異蕪浮上比二劉誠堪開足惟是彥和文士僅解詞章子元史才猶疏經術原道微聖不過貌爲崇高疑古惑經由於見未通達故知夢執丹漆殊涉夸言獻譏素王詎免妄語竇齋所著亦同斯失首言易教出於周禮誤信左氏之述韓宣不知左引繇辭並非原本周易虛云在魯安可據依又以閻摩變相之形比於龍血鬼車之象助佛家以張目匪儒者所宜言且子元所以惑經者但知據事直書未曉微言大義以左傳爲經旨以杜解爲傳意竇齋亦不解春秋專信官禮豈知山巖晚出本六國陰謀之書端門受命有三科九旨之義妄謂孔子祇能述舊周公竇集

大成生民未有不若公且多才周禮盡在無煩夫子木鐸是曰非聖無法實爲紕繆之尤當時傳稟京師同人多不滿意謂蹈語錄習氣或且移書規戒猶未中其膏肓之病而但疑其立說之偏也他如劣端臨而優漁仲未免好奇是王肅而非鄭君殊爲失攷實齋知文人不可以修志不知史學不可以談經左右佩劍故宜相笑尺寸有短無庸諱言至於都監戲劇誤作推官臨淮旌旗謬言李廣偶失記憶可無吹求學者服膺是書固宜分別得失撥明珠於沙礫擻芳草於蕭稂擇善而從亦無惜焉

書劉光伯自贊後

劉光伯學爲儒宗晚遊屯阨鬱鬱失志乃自爲贊云大幸有四深憾有一後之覽者讀而悲之予靜念生平嗟言身世以視光伯彌復不逮蓋所謂幸者未爲大幸所謂憾者尤足深憾爰引已事上

方古人覩縷異情以貽同志光伯遍值三館修定五禮爲狀保明於吏部立論有補於朝廷自贊以爲位厠縉紳名聞邦伯予蚤竊虛譽嘗忝微名文舉小時雖云了了邱公才盡終成碌碌丹鉛坐老白首無功九重不知其姓名百辟弗咨以理道撫夷之論莫驗於當時省事之言詎登於國史此一異也光伯僞造古籍嘗坐除名遷延蜀王乃使執仗或自蹈困躓或橫罹非辜而自贊云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是值昭雪之後已蒙曠蕩之恩予鷗鷺之羣推排甲乙蠨蝨之細枉受抨彈馬隊講肆援爲罪案東萊客耕並入文網舉足棘荆何心天地宛飲章於執法慘禁錮於明時空擬筮塗無由牽復此二異也光伯自贊屢動宸眷每升天府整油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調宰輔造請羣公益道雖不行未爲不遇子再舉進士額滿見遺一詩中書引見不用玉堂天上揚

子難以解嘲金榜無名江東所以不識未霑升斗之祿弗受一命之榮博士品卑詎敢云屈射策高第並無其時此三異也光伯追詣行在罷歸河間自贊翫文史以怡情閱魚鳥以散慮蓋當還轅之始尙有隱居之樂子舉比坐撤首藋盤寒八口無依一身猶贅豪非湖海將問舍而未能高謝巢由不買山而難隱林慚澗愧鶴怨猿驚流連風月之談淡漠煙霞之癖卽欲觀省野稼登臨園沼徒勞夢想未遂幽棲此四異也光伯所憾者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是則窮矜芳馥將亡尙戀臍香鳥惜羽毛至死猶憐翠采文人結習今古同悲光伯聲名早布人間徒黨幾遍天下身雖踣於溝壑書幸懸於國門詩書春秋今見義疏孝經述議邢疏略存春秋攻昧輯本粗具以彼泉壤可無銜憾子虛雕小技固謝前賢瓠落無名亦慚曩哲將欲藉炳燭之餘明

寫禮堂之定本而經籍道息教授不行天違人願誠如光伯所云
日迫桑榆亦與光伯同憾更恐摧殘論語祇足供薪寂寞元文僅
能覆瓿求如光伯之餒棄當世道光後來烏可得哉

夏芟脩壺天大隱圖題辭

夫陸沈閭里市南銷聲蜚遞金門東方晦迹小隱林藪大隱朝市
各適其適以全其天行吾道於龍蛇任人呼以牛馬何必挂瓢頰
水始曰逃堯采芝商顏方稱避世拙齋主人生自華廡少無宦情
平原翩翩濁世蟬蛻揚子寂寂太空鴻冥靜不攖氛貞不絕俗未
能長羣猿鳥方且游戲人間於是寄意斯圖託名大隱泉石四合
逍遙濠濮之觀乾坤一壺跌宕煙霞之氣豈非含道大賁遊神至
虛者乎僕世網久縛望塵中慚空覽九仙之方難爲五嶽之舉求
縮地之法心慕長房代昇天之行意同明遠云爾

稼桐女士遺照題詞

昔者碩人頌美摹螭首之容華甘泉圖形鬪燕支之顏色而遺芳
入夢武皇悼夫哀蟬望廬思人騎省傷夫隻鳥佳俠函光遺挂在
壁徒寄愁於歌詠未傳神於繪事稼桐女士碧葉獨秀璿源遠澄
當穠李之芳年委舜華而蚤謝棠蓀同年神傷秋月淚灑春風感
形影之長乖藉丹青而寫照垂柳四蔭幽蘭一叢盼姍姍其來遲
喚真真而欲出翠袖倚竹同其蕭清素手拈花悟彼禪悅比秦女
乘鸞之畫煙霧橫生肖宓妃驚鴻之致神光乍合此則胡天胡帝
祇益纏綿是耶非耶空傳仿佛者已錫瑞兩遊蒙楚愴懷珠傷茲
承授簡瞻仰玉照彤管有煒想見林下之風彩筆已還愧題長儷
之象

海中觀日出記

海王百谷號爲重洋隔闕華戎劃分南北賈舶旣集波路爲輕緬
彼歸墟條成坦道往來京師數乘此險目震海色耳習濤聲中流
蛟虬相視若狎崖畔驅鳥舊盟能尋而海多大風雜縣所避驚乎
巨浸罔象攫人惟見驚濤屬天洪浪濯日紅射鯨眼黑橫虜身風
潮擊撞則澎湃不息山島滅沒則漂搖安歸陳從病骸杜老嘔臥
畏途等視未窮其勝也壬午秋賦歸自津門天霽雲平秋高氣爽
宇宙輝朗滄瀛鏡澄長波不興萬里一碧魚龍耀影盡作金光鳥
嶼媚晴橫分翠色忽有煙縷結爲樓臺人云氣嘘乃出蛟蜃遵海
而南放乎東萊遠峯若驅巨石蹲虎浮出煙表峙乎海隅成山之
杳想秦皇之雄略安期羨門企仙子之遐踪而鼉梁已移鶴駕不
返是知勢位雖盛終歸泯滅神舉之說亦屬茫昧惟是注集仍然
浩蕩踰彼橫流尤多感喟鮫人潛織乃見陸居龍伯一釣幾沈壺

嶠此則斷壑極立長懷媧聖之功斬蛟劍腥欲奮澹臺之氣落日
欲暮登艘遐觀天青盪胸海綠霑袂繁星亂點疑銀漢之可通朗
月無塵覺瓊樓之不遠固已神識盡徹氛垢全忘念琴操之移情
惜知音之不遇至於奇景尤在日出撫枕十起警天雞之號披衣
五更望陽烏之躍時則陽谷向曉搏桑報晴義鞭玻璃似有聲響
霞景標建隲流赤光俄而金碧千重煙波十色神龍蕩瀟瀟獻出明
珠大鵬搏扶照此奇采雲光漸淡若由赤而轉白寶氣上溢乃出
水而麗天萬象澄清一輪捧出蓋金風曉肅弗惜切肌之寒銀海
花生並忘久視之眩則尤奇觀冠乎宇內曠覽極乎平生者焉

大雪山行記

由松陽至宣平里方六十乃有峻嶺阻乎其中徑幽蛇紫磴險鳥
避蹂迹俯接鶴巢危攀星辰下垂宜名夫北斗閭闔仰望直近乎

南天九折羊腸雙峯熊耳語彼阻峭詎難齊觀蓋雖風日晴晏山
徑曠乾行者慄然猶苦畏道予以甲申正月往宣觀省初春正晴
平壤無雪微雨若沐峭風不寒乃促籃輿未至半嶺栗烈漸甚耳
目改觀異境忽開玉山竦峙盤折而上置身逾崇凍雲不飛落巖
時撲長空浩浩都無點塵大地搏搏惟見積素六花綴樹重冰結
途時搖碎珠若踐零壁疑入月府遊於廣寒娥冷鬋嫋凍抱杵
又疑乘風至彼三山觀臺銀光禽獸白色瓊樓玉宇瑤林琪花梯
雲有階去人奚遠何必羅公之術方聽霓裳安期之舄始登蓬島
俗垢盡撲清思更瑩靜餐雪光益崇霞想所苦勝景雖絕嚴寒逼
人山高風多凍合氣勁肌粟疊起鬚毛亂拳慘節無溫皴膚欲裂
重以冰筋交橫石壁愁滑遠近一白不辨徑途失落千丈虛隕坑
谷積冰叢叢蔽此磴道時復側足同於焦原古木盤盤相繼偃仆

橫枝塞路偏能窘人萬籟無聲孤往絕迹與夫纍歎行客駭詫陰
霾易昏投宿無所眺重阜之繁複覩祥雲之滹汗此則太行北上
同此苦寒叩嶮南馳避此危阻者矣夫人世險易本非一途恆情
苦樂乃別一念觀聽既暢愁悲漸生景物過奇危機斯伏有如斯
雪並在宙合而銷金帳裏不識戶外之寒玉門關前亦有軍中之
樂嗟此行役幸免荷父家傳清風何必歌舞征駕既息清境弗忘
聊書所見援筆爲記

游空靈峽記

沂湘而上有空靈峽載在酈注一名空冷岸狹束江湍怒轟石乃
有巖岫枕乎荒江登艫遠眺若剖巨瓠中裂一縫浮爲匏樽又若
兩盂俯仰各異勢未及合呀然中開徒觀其庠豁表狀鎗沓蘊靈
壯逾獅蹲吐舌舐燄雄壓虎踞排牙巉巖鬼斧之刃剖而橫分巨

靈之掌擘乃中斷則伊闕之鑿無其險也五丁之開無其奇也若
乃入其腹窮其異躡足磴道游心環中探虎吻以極深效蛇伏以
窮穴狹不覺隘人方摩肩淵無嫌幽火靡秉炬耳目異觀人境殊
隔靈宇斯闢精廬肇啟中乃佛殿內爲禪堂燈光長明像設莊麗
有僧三四終年穴居游人時來禮佛而去日逾伸秋膜拜衡嶽過
謁盡敬數尤夥够寶座之後乃有小池澄泓齋滌下通大江廣不
數尺深至無際巖罅生泥是挺綠竹根怒裂石枝脩拂雲青碧森
捎下映江表循堂而左有亭翼然中祀杜陵榜以詩聖以彼老作
賓客沒猶江湖晚過空靈眷此霞石欲託長嘯以榮吾居可謂計
畫無俚生民至阨乃綿歷千祀光燄萬丈表斯遺蹟於焉薦馨是
知陵谷有遷聲華不沒沍沍素浪感慨係之矣妙盡所歷相羊回
舟反顧巖顛天然雄麗哆彼張口若將吞舟吐吸煙霞歆飲波浪

領彼佳處還期後游回舟援毫且誌崖略

游七星巖記

越環海濱堙障是急撻菑之石取給會稽剜壁割腴穴土成窟深
入百丈忘其險艱中容千人乃爾橫出地藏發洩坤靈呈獻人力
既窮巖口斯哆入窟習坎繩夫深幽虛中重離空彼大腹若鑽巨
瓠鑿開混沌之窟如剖大寶破擘元黃之卵庠豁蕩魄鬼峩聳觀
若斯巖者可謂塵表之靈境物外之奇觀矣爰以暇日招邀同游
輕舟拍浮吳榜擊汰風日旻陽春暄妍山陰道上巖壑交映穀
紋鱗鱗水波不興美越國之勝區想晉賢之高致雅興既愜衡流
方羊巍然大觀鬱此巖畔青露石骨翠森山膚仰干蜿紅俯飲川
涿空洞無物嵯嶢造天恍戴平天之冠儼翼雉尾之扇旁爲孤峯
卓立雲際細者似筆挺然森峭尤可異焉內則紺宇杳襟琳宮贊

標外鐫題名錯落丹碧日色眩爛寶光雜呈有如神山縹緲波上
入彼巖腹豁然開朗大殿中闢羅列帝釋廣坐旁啟以供客游迴
廊數曲厥惟僧居小池澄泓乃有魚躍偉彼斧鑿闢斯靈宇別開
世宙不覺阻隘壑谷仰眺罔覩天日以手捫壁石氣陰陰戴石作
天疑出媧皇之鍊穿穴爲戶有類上古之居夫巢父一巢乃輕天
下壺公一壺自闢乾坤龍伯鼇釣何真何僞鵬運蜩化何大何小
各適其適以游逍遙况斯巖旁連鏡湖迴出塵市地廣乎蝸角基
崇乎蟻垤解衣盤礴幾忘日曛樂而不書何以示後時同游者茶
陵賀坦夫巴陵李珏卿山陰周吉生而鹿門子爲之記

山莊翫月記

銀雁驚秋金虎送爽予以旅次宿乎山莊時則晚暉墮紅夕霧褰
碧涼風洊至暄濁初收客子倦游泊焉就枕俄而夢醒燭滅人靜

更闌牀前光明中庭地白啟岫幌周步欄月魄澹以燭幽天光凝
而鏡壑長空一碧淨無纖塵明河半灣挂在屋角星斗離離欲墜
頭上清風習習砭人肌膚樹陰交乎藻荇花影鬥乎龍蛇倚欄靜
對撲三斗之俗塵負手行吟銷數年之積慘頓覺玉宇瓊樓去人
不遠姮娥顧兔時來親人不知所處在羈旅之間所息爲舍館之
地也夫人身處富貴則勢足炫耀而每嬰夫垢氣志在幽遐則地
遠俗累而恆苦其岑寂彼此互觀易地相笑而性之所近不可強
也卽若茲月曾無私照然銀燭畫屏或失幽篔之致華燈錦幔且
掩澄澈之光惟茲行役覩此異境遊仙之夢不隔於寤寐梯雲之
取無俟夫翀舉俯拾卽是者吾人之樂取之無盡者造物之藏蓋
人月雙清心境並澈不可無述也辛巳七月十六夜記

告伍公廟文

子讀史至伍大夫傳竊嘗偉其志節日者游越地登吳山徘徊古祠肅瞻遺像乃搢衣再拜而使祝薦文曰惟公早迫費譖晚困譏譏壯志激於仇讐大節完乎忠孝雖屬饑賜死不載獲麟之經而挾弓復仇見褒公羊之義慨自熊居不道方城蓄疑燕婉之求新臺興刺公感激家難見知英主乃構入郢之舉卒雪戴天之冤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何期燕昭夙世昌國見疑齊潛晚驕穰苴爲戮宮中荆棘不記立庭之言墓前檀材寧懸東門之日卒之不忍亡國甘裹革以浮江下報先君化冤禽而塞海其孝可謂全矣其忠可謂至矣或謂君子不適仇國交絕不出惡聲何乃狐丘之戀不操土風龍鐘之破甘爲戎首不知公因太子致禍卽偕太子出奔義本從亡情非反噬向使垂耳歸而狐偃授璧小白入而鮑叔將車亦惟取彼譖人固無仇於故國初志不遂儲君見誅吳光懷

吞併之心楚王乃秦嬴之子衛朔得國生由鶉鵲之姜丕豹奔秦
欲獲雄狐之主假手枯骨藉報父兄奮撻墓之鞭刑恣舍宮之狄
道虧君復義以辭吳子曰暮途遠以謝王孫倒行逆施公自知之
矣或又謂明哲保身屢諫當去胡效洩冶之捐不作曹羈之奔不
知公之於吳形雖烏巢誼同魚水荀叔竭力知無不爲武侯受遺
死而後已君既報臣之怨臣宜奉君以身槁李戈傷夫椒憤發向
使乘其朝氣滅此讐邦獻厥之俘雪恥高祖函梁君之首還矢
先王豈不臣主俱榮身名並泰乃哮虎空怒爲虺弗摧妖狐內蠱
社鼠潛煽卒致好冠之霸敗於垂成端委之澤斬於一旦公神燭
禍亂身繫存亡何忍見霧露之霑衣遁草間以求活哉今者山川
非昔潮波自湧走吳宮之麋鹿珠幌爲塵飛越殿之鷓鴣錦衣安
在而公英風颯爽像設巍峩北顧昭關鏡聲夜泣西瞻會計劍氣

朝寒二國煙銷千秋廟食鴟夷榮於龍藻博士壽於良金如公者
亦可無憾濤驅長警蘋薦者矣錫瑞掩卷興懷瞻祠起慕肅陳瑣
語上瀆宸聰望江頭白馬之濤千萬世猶思報越想夜半靈旗之
舉第一山自合稱吳

湖南糧儲道署按察使夏公墓志銘

公諱獻雲字商臣號小澗亦號芝岑南昌新建人也豫章故郡騰
彩斗牛之墟會計分支導源化熊之聖晉祖家瑜湖南寶慶府知
府祖修憲江蘇華亭縣丞父廷松江蘇元和典史符分虎竹史頌
神君枳屈鸞棲人稱仙尉積累家慶誕生國楨三世皆贈榮祿大
夫公含辰象之淑精毓匡廬之靈秀幼克岐嶷長而徇齊服膺楹
書傳庭誥於獨立捧手名宿蜚英聲於三吳年十七補博士弟子
員宜黃黃樹齋侍郎欣賞奇文許爲偉器己酉選拔貢生 朝考

引見以七品小京官用籤分刑部入授

宣宗寶錄獲麟書法王人貴於諸侯題鳳盛名郎官上應列宿大乙神火技秘閣之書北斗高文修順宗之錄咸豐四年補軍機章京時則海水羣飛軍書旁午承繕

密旨恆至宵分飛書椽燭之前草檄擅幕之下雖博山謹慎不言溫室而雷侯壽策見重樞廷累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兼方略館協修纂修收掌官峯蘇繩染通法家之言孫吳閻合識兵謀之旨虎鈴之經探其秘奧豕渡之字訂其譌舛密勿從事十有餘年見星而奔兩次間訃烽煙楚囑江海懷魂崎嶇喪葬之間衡量忠孝之重俄而江南克復北捻肅清馮勤積勞有命遷秩蕭相指示歸功發蹤同治九年

京察一等以道員分發湖南飭總軍需釐捐局務郴州衡州辦案

當下車之伊始已借箸之弗違劉晏多才兼領眾使趙禹無害不爲深文明年署按察使又明年授糧儲道加按察使銜尋加二品銜光緒二年十年再署按察使煙霄之翼旣展霖雨之澤彌宏楚南軍興以來草竊爲害公倡立保甲以清盜源仿官禮之遺文懲荆舒之苛法善化黃氏小兒被竊不獲嚴飭通緝卒擒其魁鄉民奉佛子之稱嬰孺得再生之慶民婦崔氏拒姦自盡獄久不決公法治凶狡昭雪貞魂奈臺懷清非必丹穴之利齊婦申枉可無赤地之災楚俗相沿贊神祈福大吏嚴禁羣情洶洶公明切曉諭渤海之亂繩能治委曲調停卻氏之編管弗熱潛消未形之變尤有大造於民公又著八則以訓農清積弊以理漕金布之令曲盡人情紅朽之儲倍蓰舊額籌復蘇家之坵奏修花苗之隄微禹其魚灑彼沈水誰云黃鵠反乎芍陂定王古臺賈傅故宅蕪廢不理型

鏡安施迺拓兩漢之舊基飭三湘之名蹟春秋佳日竄僚唱酬嘉禾繪圖探梅覓句培杞梓以技士植花木於宜園匪云宴游實以觀政是則九年足食非俗吏之持籌三法求情兼司徒之設教允宜入參鼎鉉出專封圻而大鵬搏扶暫息於六月倦羽知返上追夫二疏十二年奉

旨送部引見請假修墓告歸一攀南嶽之煙遂聽西山之雨將迎頓廢得失渾忘望隆蒼生人惜辰告勝選綠野地比午橋三徑未荒松菊秀如栗里九老高會鬚眉古於香山方將宅壺中以頤真翔區外以遐驚而悲谷謝景泰岱俄傾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終於里第春秋六十有五公皋牢百家淹貫羣籍寄懷寔朗尤長咏吟聽政優閒酷嗜風雅著有清嘯閣詩集行世元配羅繼配周皆封夫人子敬孚四川候補知縣敬和光祿寺署正先公卒敬豫

兩淮鹽大使敬莊候選同知敬觀甲午科舉人敬有女九孫承慶承恩承起承爵承禮承祖承治承樑二十二年十月三十日葬公於洪崖龍潭斑石壠以錫瑞列在弟子重之昏姻屬撰丹文以光元石錫瑞才非司馬蚤受文翁之知學愧中郎謬紀楊公之烈敢揚盛德俾勒貞珉銘曰

夏自南宋顯於西昌明德之後苗興姒王綈裘紹學纓綬襲祥篤生我公造福湖湘貢登王庭參贊樞密泊乎外遷兼司明邨園生青草倉餘紅粒德惠旣宣泯棼以戢天路驂鸞江湄唱驪經世濟物未竟厥施公臥東山湘人怨思公返道山湘人涕洟子孫繩繩青箱素業踵武光前承華累葉託注幽篆深韜古匣永傳億齡足嬾千劫

王勳笙墓志銘

生王氏名子庾字黜生江西德化人也祖某淮安衛千總父某光緒壬午科舉人生幼卽徇齊蚤習墳素黃琬對日馳江夏之聲百藥誦文辨琅琊之稻九歲作聯語署齋壁有虎嘯龍飛宇內奇才等語是則神駒千里先呈天驥之材於菟三日已具食牛之氣初誦毛詩卽疑叶韻譏才老之非古議考亭之叵信雅愛騷賦詳注蟲魚匪務華以絕根必實事以求是遂使叔師前哲猶畏後生書簾洽聞不防緣隙尊甫篤守道學服膺程朱而生覃思箋疏奮筆考據亦猶欽治左氏異中壘穀梁之傳遷慕孔書殊父談道家之旨不强同於庭誥欲自闢夫顛門縹緲滿前丹黃盈卷尊甫見之莞然不爲忤也生兄子庚博涉經史尤工詞章比師友之相資每謳吟之互答有伯埴仲篔之應無兄儒弟墨之嫌一試童軍卽振奇采霜蹄暫蹶頭角已嶄邑名士桂君木輩折節訂交尤爲洪吏

部貞一器異北海了了龍門早登超宗英英鳳毛見賞方謂東陸
西陸並矯長離元方季方同旌羔雁乃悲吟病馬有心寒骨老之
傷疾卜郡城示玉折蘭摧之兆嘗作送春詩云寄語羲和快著鞭
予見黃仲則無題詩結句如是是豈玉谿有子眞爲白老後身金
環再來竟似羊公故事耶識語不祥華年易謝以光緒二十年正
月二十七日卒年甫十九嗚乎和璧未剖而卽抵之於淵驪珠旣
探乃反鍛之以石搏搏大地惟可埋憂穹穹彼天詎宜呵壁尤可
哀者娶婦羅氏結褵三月生卒無子以兄子特立爲後蔡女甫嫁
甫與予同年子庚予講舍肄業生也嘗稱厥弟之才且云欲從予
學乃雙丁盛名未得偕來而二惠競爽又弱一介子庚篤於天性
勵絕人琴屬予銘彼幽石以解其哀思金刀掩芒旣悼王威明之

逝華英凋殞請題袁滿來之碑銘曰

維生也才胡喪之早孰跖而壽孰顏而天莊傷螻蛄賈感服鳥欲
齊彭殤莫問蒼昊

張孝達制軍壽序

代

粵惟歲在柔兆涒灘壯月初吉先期

詔賜湖廣總督張公壽奎藻煥耀於鑠萬年之庥保艾平格眷求
一德之佐薄海髦彥望風謳吟韜沂填門矧伊舊屬允宜頌美以
飾鳳邸祝延以侑爵觚惟是盛名鱣鱣光於摘輔之象大猷載載
炳於迎延之符今將倚管窺天濡毫畫日誠恐賦窮六合未免犬
愚詩擬九如猶多賸義敢舉犖犖之大無取詹詹之言

國朝稽古同天扶微廣異泊更兵燹幾墜宗風公挺捫一元璣鏡
萬有凡石渠金匱之藏海上名山之記孔壁尾細之字墨經右行

之文靡不目識心通流分派別原其宗旨尤在尊經因故訓索微
言由顓家貫百氏聖功蒙養重諷籥於學僮語錄空疏斥傳鐙爲
外教乃知遞升堂奧必歸漢儒指拄乾坤宜用經術是我公之學
問文惟載道亦以經世轡輓之繡無實案牘之體不尊公天章手
分緯宿胸貫未及弱冠首舉京兆逮乎立年蜚聲甲科廷對之策
上揖董晁封疆之才下攬田李有識占其遠到斯言驗於今茲若
夫燕許大筆棧騰策之光輝會昌一品謚邊庭於指掌亦有孫卿
侷詩敬禮小文咳唾之餘隨生珠玉賸馥可丐鬱爲金膏是我公
之文章一卷骺骹文弊滋甚分年程課學殖益荒公榮駕星輅首
開風氣編排書目指示綱宗九流所出如志藝文三家之邨亦通
津逮是以英英荆豔濟濟蜀才論及南皮義皆北面江漢炳靈之
集大變楚風翰軒使者之語肇興川學是我公之教澤西鄰責言

北庭啟覺甌脫重棄行人失辭公抗論機宜豫籌戰備上方之請
槐里非狂割地之謀虞卿斯沮諫諍見聽封事傳誦清流之名冠
首神州之氣大伸警猶魯連坐談秦軍聞而卻走邦衡上疏金人
購以千金是我公之風節晉絳大祿流孳塞道誰憐赤地莫覩青
天公奉揚仁風布濩甘雨一麾甫出百廢具興碩鼠懲貪威加白
簡蜚鴻滿野福爾蒼生用使監門繪圖無嗟鄭俠青州掾困復遇
富公是我公之德政越雉不至海鯨橫行北圻旣徹藩籬南關尤
嚴鎖鑰公帷幄決勝巾扇臨戎竭慮籌邊之樓屈指解圍之計順
昌旗幟招撫劉錡大樹將軍協謀馮異士氣溫如挾纘軍心固於
投醪由是三帥凱歌喜聞朱鷺入公草木競翦長蛇是我公之勳
績鐵軌議上鄂城節移惟樊山開宴之區卽使院持衡之地公力
圖振作不諱富強敵雷機電取長技於島夷絲布礦苗導利源於

夢澤而且廣厦千萬生徒二百宏規同夫兩粵擷秀及於三湘此
則峴首銘功無慚武庫南樓清嘯詎滅文康是我公之經綸海軍
失律江防繹騷狼燧照於吳淞羽書馳於滬瀆公叔子緩帶潛伏
吳人謝公圍棋暗制氏寇天門地戶內政軍令之嚴遠交近攻兵
家伐謀之術凡長算遠略祕計深圖世俗所不及知盈庭或未能
諒倚扶桑之劍憾未補天麾魯陽之戈誠能返日全局屢爭夫和
戰纖塵不動於江淮則尤保障東南禔福中外是我公之籌策夫
天降雄彥恆永錫以洪算身積功德每克享夫大年彼伏生申公
無聞建白郭令裴相不習丹鉛然猶尊同靈光壽比旗翼矧夫吉
甫文武受祉既多申伯蕃宣降神維嶽旣兼諸賢而具美宜介百
福以延洪月會壽星期逢初度筵開燕喜歌北渚之秋風笛奏鶴
飛慶東坡之生日某幘幪幸託頌禱遙伸率僚屬而同辭愧揄揚

之未極所願黃扉入輔赤手擎天碧海銷塵白頭報國擢鴻名於
三不朽弗羨南極老人綿鶴算於百餘齡遠同北平侯相

夏母高太恭人六十壽序

蓋聞魯侯燕喜成風有壽母之稱漢宮鸞鷲昭儀致祝延之頌翟
衣晚貴眾仰尊榮媮袂先良蚤符元吉則有長生之藥出自捋茶
綏山之桃生於集蓼本小心之翼翼後大福於貞貞如夏母高太
恭人有可徵焉我芝岑師稟靈匡廬銘績衛鼎福星照於一路霖
雨被於三湘方其入直樞廷獨懷囊筆爰求蓬室爲戴香纓迺有
北地良家東齊卿族漢津之水宜渡仙槎渤海之宗實生閩秀緣
遇災於赤土遂來侍於朱門篝火護早朝之衣內羞攝中饋之職
蓋自鳴環飭節克奉主君者凡數十年椎髻執勤佐成家政者難
一二述必推聖善宜用闡揚今夫女貞之利實惟闕觀地道無成

但曰坤順矧乎三心五噶星小則光微攝適持門分尊而位下非
翊翊如畏將以上偏爲嫌而粥粥無能又失閑家之則迺能入麗
絺綌出懋蘋蘩澹此功能歸之斂抑銀手如斷罔矜正內之長冰
襟不言靡恃專房之寵仲媯淑慎無僭黃裳絡秀賢明有光彤管
是曰禮讓其善一也師以故里烽煙都門迎養返道而扶鳩杖開
閣以俟魚軒畫室偕來承上匪易迺能怡聲下氣鏘鱗燧而益虔
合志同心韻珩璜而彌令鳴雞奉盥內則衿纓銀鹿弄兒穀梁緩
帶尊長稱其窈窕女君羨其柔嘉每上高堂無須挾瑟同居一室
何啻如琴是曰溫恭其善二也師營葬歸南畝家在北枝乘已去
遺泉母於梁閩韓翊方擾置章臺於都下黃口年幼有待折襲翠
袖天寒無心倚竹機絲不虛夜月薑蒜常挂屏風盛養嬖媿維婁
侮甬及師入京聞訃旋又挈眷偕歸碧海塵生盜賊橫行之日黃

河冰坼耶孃喚女之聲扶持跋涉之間贊畫艱危之地需能出險
困不失亨是曰才能其善三也師之再還都也車過黃村路逢青
犢強搜蠶篋圖劫嬰孩太恭人匿文祿於懷中擁垂髻於沙上謂
羸金可棄憑探阮籍之囊蘭玉堪珍肯捨橋公之質聲情恍惚指
畫從容樂羊貞妻不撓彊暴修羅天女力卻羣魔而且暗識其人
卒擒諸賊滕公雄氣車下之兒得全虞誦多謀朝歌之盜竟獲是
曰明智其善四也儉爲美德詎豐約之頓殊勞生善心宜劬瘁而
罔恤師自儼直機務陳臬古潭凡此內政之修多由賢媛之助翼
訓正室佐璇闈之停辛侍書崇公窺金布之令甲至於緡錢束帛
出入有稽瓠蓄梅諸經緯悉當犢禪而議酒食龜手而敝衣裳是
曰恪勤其善五也鳴鳩有恩道在均養鳳皇卜吉聲惟和鳴自來
閨闈之中尤以雛穆爲本迺能遺孤惠愛有逾於所生女誠端莊

彌切於何恃而且翻羹怒婢挾筴寬臧徽音重於鄉閭評語弭平
翼帚山窮麥麴疾拯河魚仁粟義漿困蘇轍鮒夫人椽斛徧覆慈
雲般若楊枝都含甘露是曰醇厚其善六也且夫福堂壽車出積
累而致戶樞流水匙朽腐之虞卷施拔心不改碧葉松柏凌凍益
堅銅柯太蒸人昔在壯年勤勞阻疾茲當篤老怠惰猶懲苦身如
魯敬姜訓子若宋歐母固宜修心逢吉協洪範之康彊卻疾延年
占无妄之勿藥矧伊六善宜享百齡顯子貴於公羊承

天恩於丹鳳郝前瑜珥列諸孫以含飴握裏金錢兆九齡之夢與
期當設帨慶集稱觥錫純嘏於有壬數華年於周甲錫瑞聽安昌
之絲竹未拜後堂託秦晉之葭莩常聞穆行謹敘劬勞之報藉申
頌禱之忱誦都水列女之篇洵足兼該思美祝瑤池金母之壽自
當游戲千春云爾

譚九安先生暨配鄒恭人六袞雙壽序

粵惟歲在重光赤奮若如月皇極之日恭逢九安先生暨德配鄒
恭人六袞雙壽公運隆乾泰固執謙需屏鳳邸之文而不陳卻兕
觥之獻而弗受其友劉君伯卿乃肅錫瑞而告之曰詩歌既醉必
頌萬年騷紀嘉名先推初度祝延以侑康爵錫羨恆藉華詞福衢
壽車而義斥諛頌君子之恭也卷素韜筆而德不播揚朋友之過
也子昏姻有連親炙積久屬在介祐烏能無言錫瑞乃鞠脰再拜
而陳曰夫吉金貞石多斲眉壽聃老蒙莊並重全德公資百行之
美宜備五福之隆簡默貞夷非膚受所究粹純淵懿豈翫縷能詳
將竭鄙忱強名大道恐賦同六合適成劉子之愚詩擬九如祇類
越囚之祝敢卽目論所及藉奏手仇之能可乎公幼具異稟蚤蜚
英聲昔當射策之年未逾濱洛之歲迺何武俊才夙推於漢代劉

賈高論竟阨於唐廷講經之席未貽三魚薦士之書莫揚一鶚公
失不摧志勤無曠時卽當垂白之期未輟雌黃之業千載俛仰遠
究結繩一燈熒然上窮倚杵偶吟佳什不入西崑之唱酬時作小
文非逐桐城之宗派惟實事以求是憫風氣之未開期以炳燭之
明勉爲適鐸之警此其勛書之篤雖衛武公耄作抑詩袁伯業老
而好學無以尚也公箸作等身皋牢羣籍持平漢宋恥爲暖姝料
酌毛鄭弗封畦町推昌黎爲極軌雅慕韓潮覽廬陵之抗疏深知
宋弊一卷冰雪難與俗諧百家騰躍並入環內几枕中鴻寶之書
海上名山之記瑤瑤眞風之術堪輿金匱之經靡不沿委湖原尋
枝得榦自三山波動五洲軌連雖身在江湖而嘯同漆室爰撰十
篇之論以究當時之變通人之理取諸乾坤更張之調譬若琴瑟
澄思而出皆菽粟之雅言抵掌而談無從橫之陋習此其識鑒之

遠雖仲長昌言之明得失崔寔政論之辨寬嚴無以尚也公性篤
孝內行至純常以修脯之資藉絜陔華之養嗣以松楸未植柩椁
愴懷欲營馬鬣之封勤求龍耳之地矧復兼該九德莫名一善飭
躬必循禮法涉世深遠浮名接物必盡誠授徒惟善誘不立崖岸
而人憚方嚴不慕通倪而世重然諾元禮謾勁松之風自高叔
度汪汪澄波之量彌廣盜牛之子自恥問名食雁之賓無由抗手
此其砥節之峻雖楊叔節之自奉嚴救郭林宗之直道正辭又無
以尚也夫豐嗇時也羸紉遇也公家本儒素晚稱封翁雖親履困
亨實澹忘貧富見朱門如蓬戶就養何榮畱青氈爲長物夙心斯
契烏蓬白舫偶爲湖海之遊黃菊青松仍守田園之樂輕視鐘鼎
獨浪煙霞百里之益薄暑詎張髮嬰之裘奇寒始御則尤蟬蛻塵
濁鴻冥太空者焉且嶽雲藏岫而子雨之功成隋珠在淵而燭夜

之耀遠公義方之訓高謝毓金

錫命之褒煥同檢王長君蓉堅入光詞翰出作循良次君彝仲學
貞成均名舉京兆少君君華蚤振英璋聲高序鬯旣已萃庭階之
奇當更覩天池之躍方之薛鳳居然三珠比以荀龍足揜八俊延
之庭誥固已哲嗣多才虞詡順孫又見升卿繼起是則經世之志
不必及身而酬餘慶所鍾自當啟佑我後者矣鄒太恭人鳴環靜
好佐餽邕和擬鴻案之相莊慕鹿車之偕隱茲值雙懸弧祝共慶
希鞫文不取諛事皆紀寶舉萬石之質行祝百齡之期願所望鶴
籌之數彌高

鳳誥之封疊晉衣披一品骨抱九仙庶更彰美意之延年驗修德
之獲報豈必屈伸偃仰上揖松喬靈壽桃枝始拜更老也哉